蘇齋題跋

癸巳九日同人邀予西山第一峯作茱[illegible]
飲歸篝鐙書於香山邑署倚山草堂之
注名廷松海屋名彭齡皆香山人方穀
此冊隨見隨錄每種跋內未及釐具次序暇時
當重加編定丙申十月四日方穀識
查對兩漢金石記有與跋語詳畧不符者仍依
原跋抄入閱十日又識
覃溪先生題跋聞都下收藏家甚多姚君[illegible][illegible]
允為覓抄附志於此他日必當求索自可踐諾
耳戊戌九月廿五日書於廣州節院尋古行齋

編內跋蘭亭者或見於蘇米齋蘭亭考當細校
刪去為是十一月十八二鼓步月過雨春館與
雪逸兄茶語及此因題溱
凡題下書藏某氏者皆溱所目覩之物己亥春
王計有四十種編定錄畢書此

蘇齋題跋目録

大興翁方綱正三著

錢塘何溱方穀集録

明周忠介公手札
明沈高文手札
明肅刻淳化閣初搨本
明李羲民縮臨蘭亭
明王一峯縮臨蘭亭
明文衡山書喜雨亭記
四明范氏天一閣蘭亭卷
餘清齋樂毅論
餘清齋黃庭經
餘清齋張金界奴蘭亭

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冊 儀徵阮氏購自吳郡陸氏進呈 眘廟

周叔姬鼎

方綱按首三字是人名當闕以俟攷前跋以為篆體唯字恐未然耳

款識一冊廿葉凡六十二種其第廿三頁夏壺以下有宋人青牋紙書鐘鼎款識之題目故其冊前亦以此四字篆首也薛尚忠鐘鼎款識法帖廿卷名與此同而薛所集是摹本此則皆就原器搨得者何嘗親對齊桓柏寢之陳矣此冊首嘗與宋搨武梁祠冊同在馬衎齋處前人屢有題記今武梁祠冊歸黃秋盦

蘇齋題跋

而此冊歸之吳門陸氏松下清齋予前歲於濟上訪
武梁祠闕得借觀其冊今復得借此冊摩挲二旬之
久古器精靈森然來會信乎有墨緣邪嘉慶六年歲
在辛酉春二月廿有四日北平翁方綱書於石墨書
樓之後軒

黃秋盦屢為予言此冊之妙今始得借觀於蘇齋之
後軒每晨起展玩數四與日在吾齋何異辛酉春二
月翁方綱記

漢西嶽華山廟碑

長垣商邱詒晉齋所藏無闕字裱冊翦本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冬十二月十日北平翁方綱於商邱陳伯恭學士寓齋獲觀題記

漢碑惟郙閣頌有書者姓名耳是碑察字猶鐘鼎篆文某官某省之省也是日又書

摹山史所藏華山碑後之二十年始得見商邱藏本既喜拙詩為訂墨緣且以洪氏原本審校一字不差雖漫堂自題云缺十字洪壽門鉤摹時尚未精審其實竟謂是完足無闕之本可矣小史本多闕固不必

言即天一閣本宋元豊題首一字已泐去足徵此拓
本最在前也既為臨唐題數行并系小詩於後因復
記此方綱
西嶽華山碑唐宋題字小歐陽猶及見之今則無知
者矣因商邱藏本有宋題字故為臨唐題於此
嘗與吾友錢辛楣詹事共論唐文宗年號大和是大
非太今見四明范氏所藏延熹華嶽碑額旁唐題三
段皆作大益信范氏此碑郎豐南禺所藏本見於結
埼亭題跋者雖亦有宋元豐題字而元字已泐矣足
徵商邱此本更拓在前耳因為伯恭臨唐人題字並

附識此方綱

蘇齋摹長垣商邱貽晉齋本

述聖頌研石內亦有元豐乙丑知華州王子文題記與此題同時也（王子文題名）

王文蓀舊藏本宋漫堂詩所謂河北金吾老愛此者是也王文蓀名鵬沖是王覺斯親家覺斯題爾仝寒山行旅圖云己丑十二月為文老親翁又題燕文貴匡廬清曉圖云文蓀先生世寶順治六年上巳後二日又題云己丑八月席上再觀樓此則老親翁上大字蓋原蹟紙墨有損當是文字耳（王鐸跋）

徐季海以是碑為蔡中郎書中郎隸體尚肥故當與史晨劉熊夏承諸帖共論之竹垞所品尚非其實耳若但遠引鍾王而不援率更一家出自三公亦未為得路也試以房彥謙碑參合范式碑則此間原委曉然矣癸丑冬十二月十日雪後炙硯書覃溪翁方綱

宋漫堂得此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西陂類稿延熹華嶽廟碑歌邵青門馮山公吳荊公王孟穀皆和作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藏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日從伯恭陳學士借觀於寶蘇室晴牕下撫拓五

日而還之視廿年前雙鉤王山史本形較細瘦而神逾厚矣昔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鉤摹一本即從此出者春秋傳傳字訛作傳予竟誤據以付伯恭鋟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邪宋漫堂雖自言闕十字然此本實與洪字所釋無異即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具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為海內第一本矣除夕前二日識

歙石來都叩之知四明本元字紙破非石泐耳然則四明本畢竟還他第一也四明本予已摹為大軸附識於此

四明本聞錢氏所售于邱氏甲寅三月朔記

延熹華嶽碑世所流傳烜赫之三本予皆摹藏之四明本僅得雙鈎本耳長垣本最完而用墨過重不無稍掩畫痕之憾惟山史本紙墨調匀古色盎然雖損失較多而神理最厚前人題識亦最富洵名蹟也安得以此三本合校而勒之石耶丙辰七月方綱記

四明嘉定楊州褾軸整本

嘉慶十四年秋九月北平翁方綱題記

昔顧南原撰隷辨謂宋漫堂藏華嶽碑即華陰王山史本予親見王山史本與宋漫堂所藏實是二本乃

知南原說之誤也今芸臺中丞得於嘉定錢氏則即是全榭山鮚埼亭集所云四明豐氏之本非有二本也乾隆己酉予有寄題辛楣少詹得華山碑詩其明年秋辛楣携至今借留予齋鉤摹成軸者亦即此本也觀者勿以辛楣無跋而疑別一本也用山史本王孟津韻作

經師兼及蒐金石跋尾曾聞秘甬東未翦石閭唐宋蹟誰追隱影廟填中補摹河北金吾郎想像南昌雪爪鴻廿載紫雲堂下夢憑闌小語記錢翁乾隆庚戌仲秋辛楣持此本與予共賞是日晚飯曹受之記紫雲書屋也此本內無辛楣跋亦猶在四明時無箸跋而宋收仲本得此

自河北王長垣亦無長垣跋耳嘉慶十五年春三月十九日北平翁
方綱時年七十有八
乾隆庚戌秋八月望後嘉定錢竹汀持此未裝大幅
来都借留几閒旬日周山茨陸煦士羅兩峯同看至
今二十年矣嘉慶辛未春三月十八日北平翁方綱
記
是秋七月望因効校揚州新刻隸韻復借至蘇齋諦審
明白並前雙鈎數行皆無差舛矣圭字是作上下二
層其中間直畫正中不相連而亦不多空今日重刻
木或有中直相連又婁氏字原於中太過空者皆未

得其真耳方綱又書

蘇齋摹四明嘉定揚州本

案全椒山自言所藏華山廟碑額旁有唐宋諸題今以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知椒山之言不妄也劉升碑有明河濱李楷升則題字云云謹摹於此以見是碑毀於地震之說蓋為可信第未知椒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中物今在何所耳（地震後古碑大為俗人所捐所存於廟者寥寥數種耳）名嶽之靈倘為聚合以快一覩稽首稽首敬志敬志乾隆四十四年夏四月望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此本歸四明范氏今為嘉定錢辛楣少詹所得未入辛楣齋之前一夕張芑堂為予鉤摹見寄今予已廓填裝成巨軸矣十年舊夢覓得踐言也

華陰東郭王宋標冊剪本

乾隆甲午冬吾友朱竹君學使自江南歸以所得王無異藏本見示即所謂闕一百五字本也予借來齋日碑十日思力并諸跋鉤摹裝為冊此本明萬曆中藏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泚園人又號究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優史明二人者善裝潢

於天啓四年重裝今此摹冊尺寸悉依之也入國
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康熙
八年携此本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於後云孫少宰
有跋丙庚于銷夏記無之後轉歸歙之何氏程易府說何氏
號素峯乾隆丙戌歸徽州學官上海黃文蓮晨槎後七
年癸巳星槎以歸竹行君吳江陸蘆墟自識其臨本云
予得華山碑雙鈎本於碩南原家謂從商邱宋尚書
摹得其原碑即華陰王無異家藏本南原隸辨亦云
予從商邱宋藏書摹得之即無異藏本也方綱既借
竹君鈎摹此本為冊亦遂信為即商邱藏本矣今年

戊戌五月曲阜貴[桂]未谷從顏氏家得金壽門雙鉤商邱藏本則凡王無異所闕之字此皆有因更為鉤摹一本又借竹君本來細校別摹其副以寄至陝西俾中丞畢公勒諸祠下既而以商邱詩校之則所謂宋拓僅闕十字者蓋即此本也而碩陸所謂文字完好者亦即此本蓋原石第三行首歲字八行末門字十行持節祀焉節字末行仕遷石三字遺書佐書字又鄭字又蘇張下二字君下一字此十一字皆極殘損而亦皆稍可以意補者也（陸臨弟三十二本自跋云近得補禰之法）是商邱之本闕十字王無異本闕百五字判然二本同在

人間實無可疑者南原之說姜白蒲亦云耳此則傳聞之誤亦不必以為疑矣春秋傳傳字陸臨正同而碩不錄者偶失之耳予既喜二本積疑一旦豁然而又以未得闕十字之本快一對臨為憾故姑在壽門雙鉤本補入王無異本以成全璧延平劍合終當有日爾姜名任脩如畢皋人雍正元年以王無異本摹勒上石三原王焯跋在康熙四年乙巳此在商邱得是研之前三十餘年而已稱存海者二本則是本並著於世已久矣而陳子文金石遺文錄云華嶽廟碑趙子函舊物授諸王山史者趙子函三字當是郭允伯三字之譌已轉畀淮浦

張力臣手訖之不獲循環於胸次者垂三十年甲申臈月出守黔州道經邗上從舊友周儀一處得見此碑繼晷臨摹兼録諸題跋乙酉二月十三日皖江舟中書按劉潤生再觀此碑在康熙十四年乙卯下至四十四年乙酉正三十年而此碑後有山史庚戌六月自跋則其歸張力臣當即在此数年之後而宋漫堂得華山碑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陳子文則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見之邗上其非宋漫堂本可知此亦世有二本之確證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九日北平

翁方綱識

華山廟碑歌為竹君學使賦

漢安元嘉與永壽東京碑字皆未磨今人獨於此碑惜謂出中郎重摩挲或云會稽攷古誤太史郎邪中郎過元常元嘉卒史字碑圭信否圖經訛箭箬門閭殿基砌嘉靖年以𣲘沙剷趙函所以慨作跋跋與洪趙非一科誰知此跋宛在此葉葉蝕楷如擘窠椒花舫深塵不到未辰額篆先吟哦上溯周禮職方氏下薦巡狩豐年歌霸陵新豐地特紀袁君孫君續駢羅昭印瞻仰女汝合鑒亨字更加切磋碑以鑒為題亭為亭洪未釋者惟初分隸次仲作王蕭之志交相訶建初熹平源測

委韓詩鄭易諺則那篆與隸分遞所減初但俯仰無
撇波華山華亭記樊毅三碑皆系於光和建寧之前
建初後篆隸斟酌無偏頗鎔金屈鐵七百字金精白
帝高嵯峨三峯萬古一元氣想見於此旋義蔵精神
融結到此本二百年前已無多雲駒雲雛二東子墨
莊樓中同手摹郭尋題曰郭香察小史適以凍筆呵
裝擴一藝成故實方於魯亦矜九撰松談閣又翠微
閣山史筆力追隸蝌孫碩二跋不可見諸老白髮來
婆娑百年又隨江南客星虹萬丈藏烟蘿君今輕裘
南返北一本亘柢千金馱君精六書勝於郡尉律不

止言雲戈宜討本原證文字昌黎所謂如懸河昔人每用吉金擬但稽職司不及它一碑可以談漢隸婁機字原較若何耶正月廿

蘇齋摹華陰東郭王朱本

劉潤生再覯康熙十四年乙卯於是上距宛委之歿廿四年矣潤生為宛委作金石史序云先生與父同齡忘年友余又云壬辰初夏聞先生歿以乙卯潤生毋百齡計之則宛委歿於順治九年年將八十矣乾隆戊戌秋七月三日于原心亭校金石史歸而篝燈書此

蘇齋題跋

瘦同將之陝西固畢秋帆中丞修嶽廟得予重摹延
熹碑勒之石系以詩
二東王郭皆秦人不聞手摹重勒秦吳中近來好事
者前姜後陸爭鐫珉皆云商邱宋氏自闕百闕十誰
比倫滄浪亭子漫堂詠翠微園後二十春既從河北
王氏購王文蓀榫邢羨莘下王家珍或云陸臨宋蕆本完
善究出穜推新又在十字損者上幾若三本堂皆陳
諸公所記必一誤萬事目覩方為真陸云欲臨三百
過前後巧拙奚斷斷山川精靈蓋不偶金天貯鎦崇
明裡中丞好古重市石舍人倘亦杜郭儕兼旬催获

始落筆齋景正值澄秋日意光墨綫引一髮倏忽倒
薤垂千鈞初如攀鎖上龍背步步追躡疑有神又若
通天箭筈口嶽蓮雲斷橫開津艱云方整即奇古要
信妥帖方嶙峋向來中郎認髣髴徒與洪婁追後塵
我臨此本甫一再但覺元氣來渾淪他時足躡五千
仞肅拜祠下重逡巡歸來中廂磨片石見孫雖遠氣
脉親世間真覆有二本興雲觸石艱主賓未知山靈
許我否因君致問王井濱

曲阜桂未谷以顏氏所藏華嶽碑雙鈎本見示即頃
南原所謂商邱宋氏完好本也爰為補摹賦此

華陰商邱各藏一一闕百五一闕十曩疑此語今信之不敢專矜舊所習惜兩石本不並凡此出鉤摹太拙澀按圖既喜字無假寄陜況值碑重立往時姜陸一再刻爭託商邱所什襲豈無中間補綴筆正為追還元氣急方員奇正文質兼果若斯言焉得及舊云中郎非貌取兹脉石經粗綆汲史晨夏承約畧閒次仲籀斯相出入可憐今代碩文學擣拒洪婁頗炭炭買璞周人腊豈知無權子莫中焉執端從全拓論氣體何止二京量等級洪家急就巳變古訓纂凡將要收拾商邱雖說字抵珠深意誰續前賢集兹得見與

碩陸同石本又先膏馥裒寔光響搨動積旬河北關西畫吾芨日明如水墨如珠歘是蓮峯雲氣溼雙鉤更不費神描篆縷空烔自呼吸

商邱陳伯恭編修刻予所摹漢延熹華嶽碑賦此代跋

陳子刻此蓋有由前後嗜古皆商邱商邱三本不可見手追目想二十秋華陰所藏或疑是異哉忽睹雙鉤冬心先生大滌佳金壽門所摹何以得見梁園收安知非出鼠腊假奇在二本鐵石投一百五處王璺合儼八萬戶凹凸修華陰本闕月微胸前脇後尾纖纖

留尚傾前人屢驚怪欲於漢隸矜最優商邱本拓想
更早洨法必極豐而道漢隸於斯特小變道其劉勁
豐其柔中郎蹟自石經外劉熊最著不可求夏承州
輔幾摹勒吾於夏石窮冥搜頗信中郎法不遠無若
此刻神相謀書評豈必黨徐浩圖經要異題鍾繇故
從兩本證一是瘦肥增減得巧偷忝以七經尚書法
雁行苗裔風悠悠碑後作圖寸縮尺近刻欲儆褚與
半脈者中丞嶽祠葺缺本摹寄墳置郵私心終擬自
市石橋嶽精靈非易酬陳子浩蕩生感激手摹萬墨
工未鳩萬墨伯忝齋名盡刻前賢跋贊詠十日擾察精校讐

未知西陂鑒賞日賓朋之樂有此不西陂一本尚在世深夜光氣騰蛟蚪必騖隣家聒村巷陳子力購寧肯休爾時再借華陰本對案寶易歙雲浮然後踐我市石頑陜本陳本易足儔金精元氣射東海蓮池下視沫一漚更窮石泥銀條紀鉤梯字勒神所遊莫輕界文續隸續神之式之同咨疇松風吹沸墨花舞寒具不怕桓元油己亥正月三日方綱書於小蓬萊閣

漢西嶽華山廟碑延熹八年立此拓本校洪氏隸識少九十七字則宋末所拓抑明初所拓皆未可知今人獨貴之者石久亡而拓本無二也昔都南濠援徐

洁古迹記以為蔡中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蒞中郎書邪今雖不能定為果中郎書然顧亭林朱竹垞皆謂律歷志郭香即此人攷郭香之名見於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邕集中所謂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体奇正亙出古今迭用非邕隸埶所謂脩短相副異体同埶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即以二三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胥加點與說文

不合而與古籀音字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不可盡信然必非無因也倪鵬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合矣惟以王為王王於救思六二切玉工也今以適玉則未知何出然戴攷高直闕楊著碑楊統碑陰皆然是玉王通用漢人類如此矣至於碑額廟字肩作片則諸體所無不敢妄為之說也竹垞云兼諸碑之長為漢隸第一愚謂兼諸碑之長則然矣至若禮器百石卒史二碑之渾古蒼朴更無復楷隸之蹤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觀前後變劃之所以然則於書道源

流最易見也夫使人易見者非其最至也者婁彥發字源摹勢頗有誤碩南原隸辨多正之南園摹自宋漫堂家雙鈎本漫堂雙鈎則出自此本吾友諸竹君學使得自江南歸而示予遂借于齋中縱十日思力雙鈎此本未知去漫堂本若何顧以前人往復鑒賞之物分綱後生末學得十日與俱足矣并臨其跋語數條裝冊而書於後乾隆三十有九年歲在甲午十月十九日

碑石有紋如碁局後有唐人題名今皆不可攷矣趙子函跋謂嘉靖中縣令修嶽廟碎為砌石碩亭林謂

嘉靖三十四年地震毀二說不同然使果毀於地震亦必尚有片石存者恐趙說是也此拓本明萬曆中歲華陰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之墨莊樓雲駒以贈華州郭宗昌允伯允伯號沚園又號宛委山人所居有松談閣其家僮惠靈偃史明二人者善裝潢于天啟四年重裝入　國朝歸華陰王宏撰嘯月樓宏撰字無異號山史於康熙八年攜此帖至京師明年庚戌自跋于後戒子孫不得輕乞人題跋又云孫碩王三跋別為冊碩跋見金石文字記而孫跋庚子銷夏記無之此後轉入江南宋漫堂中丞曾就此雙

鈎而此本歸歙之何氏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歸嶶州
學官上海黄文蓮星槎後七年癸巳星槎以贈朱竹
君學使學使援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後漢袁安
傳以證其事又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
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虛祁華馮是也二曰古通
字臺脩叚趾亨摩大共女是也三曰與小篆合庚殷
興秦逘登風發起精銘日奉州惟恭陰靈會是也
四曰變篆而意則存寫其年農剡嚴荒梁雍長飲香
是也五曰變篆作俗書之脩周禮之通氣嶶夏承召
時豊蓟亡西深垂于萊彝漢隸章警吉無明京陵得

掾德勅穎是也六日篆變而楷不從施是冥原峻朔致是也竹君自跋云介而闕字從夕則併寓三五盈闕之義不特門觀而已碩南原之是正諸字也獨於岐字引玉篇友為古支字然玉篇初無此文而婁彥發原本此字尚與碑合不知南原何以正之若陵字加點則諸家皆未之反蓋字勢之變非一端而已也竹君得此本之明年借留予寶蘇室旬日來晝夜耽玩若亦與予有深契者他日倘力能市石更遇好手庶得重勒片石傳之翰墨精靈名嶽神祇共聞斯言已是日又書

借華山廟碑鈎臨畢見其前有王孟津書所作詩凡
六首愛而并臨之遂和韻
增減何論篆大小歟銘底問漢西東併將行楷橫斜
勢都入方員平直中仰止高山驚一嗣後來大海等
羣鴻張遷碑肯僅流麗欲問小長蘆釣翁朱竹垞跋謂此碑兼漢諸碑之長而獨以流麗推張遷碑
古文彗本不從山東亥評量漫
等閒古變今仍今合古古今文字一機關　三峯石
面還俱迷二月江南草又蔓誰續一編相國柢佗六
紙灰安西甚　請老何須華山歸紫頭嶔有嶽雲飛
小窗明月梅花夢一夜聲松來拂衣　椒花舫子香

氤氳古鼎照人非墨痕衣謀款識偽鉛槧薛尚功溯揚子雲　玉烟一片割嶔峯安得良工肖苔心比似禹碑青赤字不移綠樹嘯猿深十九日書於寶蘇室

方綱

漢石經尚書論語殘碑

隸釋云石經尚書殘碑較孔安國尚書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方綱案此所謂多少幾字者僅指洪氏所得見者言之今若以孔本度其全碑之字合存與闕計之尚書盤庚篇之五行第一行七十一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九字第四行七十六字論語為政篇之第八行第一行連空格凡七十六字第二行七十四字第三行七十三字第四行七十五字第五行七十四字第六行七十二字第七行七十一字堯曰篇之四行第一行

七十四字第二行七十九字第三行七十四字其各末一行則難計也蓋隸釋廣川書跋皆言碑高一丈廣四尺以漢尺度之每字高廣一寸以諸書所記碑石之數核之諸經字數則所謂表裏隸書者當得其實其每行之數不同者則或經文有增損歟今板本不同者不可以臆知矣

宋乾道中洪适以所得尚書儀禮公羊論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尺八石吾邱衍云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眞古碑窃以蓬萊閣石刻不見於諸家著錄隸釋所載則尚書五百

四十七字魯詩百三字儀禮四十五字公羊三百七十五字論語九百七十一字其爲八石或章連接續鐫之或每隧別自起訖皆未可知今堯曰篇文自起一行前無鄰接之字而尚書盤庚篇庚字論語堯曰篇冠字然字尚皆微露一二筆爲政篇女字尚有全字而洪皆云闕則或疑其未必是蓬萊閣重刻本也然洪所云闕者如禮器碑更字國字之類今拓本尚有可辨則或當日偶未細檢者尚不止此碑而重摹漢石經者復有成都胡元質刻本越州石氏重刻本靖江王府重刻本顧炎武謂見於邠平張氏京

師孫氏家者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似乎所見即是此本特字數未之核爾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則直以為蔡邕原本謂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搨也然黃伯思見尚書二百三十六字董道見論語第一至第十四一石二百七十八字十八至二十一一石三百五十七字二書所舉與今本異者蓋即洪所見之本而孫氏藏本裝入硯山齋秘笈者後為華亭王鴻緒所得長洲何焯猶及見之何云是越州石氏模本

然亦不言所以定為石氏本之據要之孫氏所得即此拓本之字則灼然無疑者也乾隆四十二年秋八月廿六日北平翁方綱跋

洪氏又云諸經字體各不同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腥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隔行黄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若然則洪氏之論固謂瘦勝於肥矣今以此拓本證之良然廿七日晨起書

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石經者非也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

近日吴中顧藹吉著隸辨謂曾摹北海孫氏藏本然所錄字近百名頗與此不合蓋顧氏但據洪婁二書為之耳非真見石本也

今年四月陳吉士崇本以所得漢石經殘字來貽六十七字尚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皆具字逕漢尺二寸外波勢亦遒既手摹之矣然心疑中郎石經字不應如此之大今見此本迺為釋然毋論孝于之于及廋下無犬字與洪董合也今日客或有以小字疑者不知趙明誠已言蔡中郎小字八分矣且若使字至二寸外則六經文字將至數百碑十丈之堂所不

能容矣此又不待辨而自明者也九月一日方綱

吾鄉孫退谷研山齋所藏漢石經殘字今在松江王周謨侍御處門人吳椎堂進士以楷書寫寄比予所摹黃秋盦藏本多凶德綏續四字又見白蒲姜退畊摹刻北海孫氏本止多德字右半而已何義門云孫退谷所藏漢石經是越州石氏模本是案隸續云稽山石邦哲熙明聚研頗富今亡矣假之其子祖禮故能成書於越又案越州石氏刻帖之目見於寶刻叢編漢石經在焉其摩刻歲月雖不可考大約與洪氏蓬萊之刻其時當不相遠又適在越州則恐即是洪

氏之本耳北平翁方綱

漢武梁祠畫象

伏戲倉精初造工業畫卦結繩以理海內

崇王業字是工非王不待致辨而後知也即石鼓避車既王之王字亦是如此兆乎翁方綱

方綱案易正義曰垂衣裳者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綠麻布帛其制長大故云垂衣裳也今觀武梁祠畫自黃帝以前伏戲祝誦神農衣皆短小可徵經義矣

又案此畫卦伏羲氏手持曲尺蓋以短象畫卦也故於初造工業皆以畫卦言之昔得吳門陸氏摹本與

張石公舍人 塤同覩石公云由尺矩也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也由尺中間小尺弦也方圓皆有弦邪逕相通之率也圓為句方為股矩廣長也小尺邪逕為弦其象為 因而圓之逕一而周三所謂句廣三也又所謂環矩以為圓也參天兩地而倚數參天句也兩地股也句股正歷合距(矩)不能從事也

祝誦氏無所造為未有書欲口罰未施

方綱案書即嗜字此何待辨且洪氏所錄乃作書字並不作者字諸君蓋未見隸釋善本耳又案沮誦乃

黄帝史當在人臣之列不應與羲農並也通鑑前編云祝融氏又曰祝祝誦氏是時天下治和萬物咸若祝融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是也顧氏隸辨誦字收入一東韵融字下正與此合矣

神農氏因宜教田辟土種穀以振萬民

方綱案易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注古者耜一金疏謂耒頭金金廣五寸鄭云耜一金對後代耜岐頭二金者至後漢用牛耕種故有岐頭兩脚耜今猶然也據此則此圖中田器端分兩股者似非古制矣然說文

耒兩刃臿也從木竹象形宋魏曰耒也互瓜切梠臿
也詳里切或作梩臣鉉等曰今俗作耜據此耒梠梩
皆一物也合以證之初未嘗必以一金為古制而說
文所解小篆非興於漢其以耒從木竹象形耒者竹
乃分別之勢則未端之兩分蓋亦非必起於後世矣
正可據說文此條以詁周易斲木之義者也

黃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制衣裳立宮宅

方綱案通鑑黃帝用甲兵制陳法以師兵為營衛於
是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
畝使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井一為鄰鄰三

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
為州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此段所言
造兵井田云云者即其事也
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
方綱案碩南原云勳諸碑以熒省為重此復變重為
童今所行重刊字原摹本失之
帝舜名重華耕於歷山外養三年
洪氏隸釋止有帝舜名重華五字蓋拓本偶闕非原
泐也翁方綱

夏禹長於地理脉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爲肉

刑

方綱案此退字實非過字洪氏初不誤也以今所見拓本驗之退字無疑

方綱案禮曰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毋發聲也追猶推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也漢書輿服志曰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畢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此條並可與鄭司農釋周官禮之義相參證也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号來方後
世凱式口口憮綱

曾子質孝以通神明貫感神祇著靈來方後世凱式口口憮綱此條方綱審定改正釋文如此來方者即將來之義猶言方來又言方將也

譏言三至慈母投杼　此一榜在象之下方橫書洪氏所遺方綱補錄

閔子騫與假母居愛有偏移子騫衣寒御車失棰　子騫後母弟　子騫父

張石公曰輈應在車下二馬駕之輈在二馬間也今

畫輈在一馬旁非也方綱案陳祥道禮書曰先儒謂天子駕六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虞蔚曰漢世駕一馬而坐乘此圖漢時所畫恐未必盡合於周制也若蓋程達常之式則已略具矣

方綱按徧即偏字

方綱案第一跋小印模糊下有鑒字未攷其為何人然以模作禾旁誤也往者高郵王石臞念孫說此字凡數條今日在沇州使院予門人南城王實齋聘珍亦為此字醜縷援引甚為博洽然予以為此漢世骨史之書偶有通變不足異爾

方綱於丁酉秋聞秋盦說揚州汪君雪礓家藏是冊至己亥冬謀諸羅兩峯江秋史欲借觀而不得至癸卯春秋盦借吳門陸氏摹本寄予予因手摹一本并詳記其畫像甲辰春又得江君所寄油素影摹本而秋盦復摹其隸書來屬予題識因合三本參亙考證著于予所譔兩漢金石記卷內至丙午秋秋盦於嘉祥縣紫雲山竟全訪得武氏祠闕畫像題字甚多則洪氏所載於隸續者一旦具得其石且補出洪氏所未見者前後凡數十字於是秋盦與予二人十年以來心營目想之狀皆豁然得識其真矣今汪氏竟以

此冊歸於秋盦是天所以報其剔石之勤實古今著錄家鑒賞家所未有之大快也今秋盦寄此冊來屬題而方綱之與此冊亦倍有神交氣合之夙緣既系以小詩復書此以識之亟〻石墨名樓真與秋盦共結小蓬萊之約矣

朱竹垞跋引史繩祖說按繩祖字慶長眉山人嘗受業於魏了翁官至直煥章閣主管成都玉局觀其大父武陽君精篆隸嘗撰隸格一編以補鄱陽洪氏之書其所藏武梁祠石像本自完好如新隸法可為楷式有其乾道丁亥自跋入南宋衛博號定菴官樞密

院編修跋武氏石室畫象云此本文字奇古少譌訣尤可珍愛乾道丁亥夏有持示建康尹云即張如瑩瑩尚書家所藏本也定菴又云聞之喻子才郎中南渡後四十年纔得見之蓋在宋時此拓本之難得已如此今見此冊紙墨之古豈即衛氏所云張尚書本者耶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冬十有二日北平翁方綱

漢王稚子二闕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録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名為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象也又其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按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即雩字之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録闕上題記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黄子羽為新都令倩工拓硏後之五十三年而其時不但雙闕

具存且關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層
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更
可知也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于工人之鹵莽若
州字中直之歧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楠失且
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得
拓本見又寄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靈為置則其
石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以
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行
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此
冊雙闕其存尤可貴也予既重感秋盦之所獲之不偶

因為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於後
兩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於鄭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為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聳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於下風以幸教髫鬀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避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筍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筍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

大尹莆陽蔡公為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馬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蕭過于碩陸并以告來者

右王稚子闕之陰予所見殘拓本僅存前二行廿三字今據蜀都碎事補臨全文於此此文宋劉涇字巨濟所作尺楷書十一行行廿三字

宛邱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戩氓山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迂大尹清源口口

此在闕上之第三層周遭行楷横書今石已不存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口伯軅口漢同采

此二段在闕上之第四層今石已不存一段直書

一段八分横書

建安吴栻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

東秉同之激口

右一段在闕上第五層之西面直下行書今石已

不存

若澥荀與柱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莆陽口口

右一段在第五層之北面直下行楷書今石已不

存

以上凡五段皆後人題字今竝未見拓本據新城王
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補録于此乾隆五十年歲在乙
巳冬十月有五日北平翁方綱

漢魏君碑

右漢故涼州刺史魏君之碑凡存四百九十五字以校洪氏隸釋所錄者少其二十五字多其七字泰下逝字輔畀之下匙類二字百典下察字三方失下來字二書下之字畨尋下軌字凡七字皆洪氏所無也碑內僊即遷字[illegible]字即穆字其作[illegible]者隸釋板本誤以身為皇也券勞也鄭康成曰券今倦字漢碑皆以券為倦既是倦之本字何煩訓解婁氏字原乃云券蓋倦字他碑所未用者又以置於契券券字之下益誤以从力者為从加也

洪氏碑式云碑十六行石已斷剥所存者行三十一字題名四行行四人然則洪不言陰是題名即在正面非碑陰也今拓本略可見者十三人又其微露一二筆如系旁之類洪所未及耳周龍幼興下一齊字當亦别是一人

是碑樸質蒼勁微似張遷碑而加之流逸又間出以參差錯落之致漢隸能品也後題四行竟類韓勑禮器碑而又有下開唐隸處覃溪方綱

此泰安趙氏所舊藏世無二本也方綱又記

張石公舍人跋又補釋三處春秋六十碓是六字予

已據此補入釋文內矣至於寃是台輔碓是是字含人誤看作分耳若周家彥英下其紙直連樂浪太守樂浪太守劇鷟元才下其紙直連薄令劇皇脩正以此標本未翦斷而益知洪氏之是也蓋洪氏同云題名四行行四人也今題周嘉彥英下至樂浪太守恰於中隔三人再自元才下至薄令亦恰隔三人而其紙適皆接連於是知洪氏隸釋所書題名皆是案原石橫列書之先其上列而後及其次列也近日著錄金石諸家往往忽而依橫書為序迄未有以訂正而畫一之者今得此條始知洪氏所錄皆依橫列為序

目今可據以爲著録之定式而非舍人之言亦莫吾

發也因併附識於後方綱

漢靈臺碑

右成陽靈臺碑重刻本字逕寸許與倉頡廟碑字形大小相近彼參差無格而此皆畫一但重刻本或未具界紋耳此標冊雖逐行翦截然其中如乹巛之象二行紙仍相連兩時降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咸歌頌聲以下三行紙亦相連則標上工雖巧終亦莫能泯其重刻之迹也其與洪本異者連自表奏白洪作自當是洪刻之譌立闕通天立洪作上則二字皆可通存以俟考可也下應下洪闕五字令諦審其第二字是刊字即形也脈之延壽下洪闕二字今諦審似是哀

平三字而此平字之下半微譌耳崇如下洪闕二字令諦審似是不積二字此三處並足以補訂隸釋者也崇如之如與前感赤龍交如生堯句之如字皆即而字古而如通用也又洪氏所未釋者柜即矩字婁氏字源於語韻別出柜字非也莫不被德洪本作被然是碑被字皆書為彼則此未必是被字今審此拓本左與木旁相近右與包字相近恐是抱字此亦當存攷者也至於棻經攷典棻字此拓本下半作茉上受符命上字此拓本作其則皆翻本之誤也其最誤者則銘內云歷紀盈千盈即盈字洪婁二書所同盈

千云者統以千計之詞今見此拓本乃作四千案通鑑帝堯一百載癸未歲至後漢靈帝建寧五年壬子歲凡二千四百三十年何以云四千也蓋因拓本剥泐盈字上半已失遂止據其下半皿字形近四字而致譌耳然就此一字驗之則此刻字形大小已有改動吾不能信其他字之亦有改作否矣未一行年月之年字垂筆下逾二格漢隷惟見五鳳二年石刻暨宛令益州刺史李君碑與此而三矣蓋漢隷中每有此體婁氏字原已言之也裔字則此拓本獨與洪婁所録不同此本雖是重刻自有的據況筆法渾勁必

非譌作也然其中亦恐原石既泐泐痕與筆勢界在
銖黍未可以膠柱鼓瑟者愚是以弟就其與洪婁所
錄暨洪氏洵喜一章足相證者摹存於篋以資攷核
而其餘諸字如圖之為圖神之加點雖出洪婁所錄
而亦未敢處處援以傳會恐涉於近日碩南原之所
為也乾隆乙巳秋七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識
崇如不顏〻與涯為韻此顏字亦秋𧰼所釋也堯廟
碑又曰高如不危滿不如隘與此句可以互證也可
舞八　以奏文章八下當是詠字蓋亦蔦天氏八闋
之類歟方綱

漢譙君碑

右小黃門譙敏碑并額重刻本雖字畫失真紙墨尚舊洪氏所闕二字今諦審之優游下似是氏字恐借為邸也喪亡上似是乃字末云中平四年七月十八日癸卯造隸釋作廿八日今驗此拓本是十字是年七月丙戌朔則癸夘是十八日無疑當據此以正隸釋之誤也覃谿方綱

漢朱伯靈殘碑

右漢故幽州刺史朱龜殘碑并額計中間空闕處與洪氏隸釋正同而尚缺去大半是重刻本之僅存者字畫之古勁非宋以後人所能摹勒當即作中平原刻觀矣

秋盦以所得成陽靈臺碑小黃門譙敏碑曁是碑三種屬為跋尾三碑之中是碑最為精妙以洪所云闕者攷之邁種下似是書字觧黨上一字左系旁石似足以愚意度之原本是疏字蓋左正上　微近系首拓本糢糊致譌耳尔乃之乃上半是　蓋原拓不甚

分明鑒賞家幸勿作平頂觀也

隸圖云朱龜碑篆額二行有穿文十七行行卅三字有碁局紋今惟見界文餘不可攷矣然歐陽公云于時幽州州下滅一字以君為御史中丞其後磨滅小歐陽公云龜廣陵人蓋歐陽所得是極殘損之本故致于時益州益謂為幽而廣陵太守之孫謂為廣陵人也今見此殘拓抑歐何滅者前人所得耶

是碑書勢多變方為圖在漢隸中為最近篆者宜六朝變楷之後以永興開山陰也觀漢隸當合前後原流觀之乙巳秋七月廿三日跋此四條方綱

絿過遍皆不確覩音勿信也此祖石在歐趙洪之前也方綱又書

邁種下是書惠二字惠字江秋史所釋的確不易即此二字尚於重刻之本辨出則其祖石本在洪氏所得之本之前何待言哉方綱

人云之人疑是又字

漢子游殘碑 藏香山黃氏

嘉慶三年四月廿五日安陽令趙希璜得此石於縣北四十里之豐樂鎮西門豹祠内土人埋於地中庋沙蒙翳其友偃師武君及徐棻二君為助力洗剔乃稍可辨如此趙君自為之記翁方綱

附安陽新出四漢碑歌

安陽城北神祠廡漢四殘碑齋出土其一分為左右二何減昔說任城五漢碑最著兗與濟寧斜石門太倚阻安陽近在河豫間何人當穴為楹礎柱折垣頹又幾年奇光欝〻今纔覩子游一碑歲永

初一日四元孫一游歌祖其一大字最道逸力似孔宙
神飛舞一云辛酉三月日建光光和歲誰譜略云
業在春秋學著錄百人傳訓詁得非嚴顏弟子行
穎川鄢陵汎齋喜魯銘文闕沕作者誰永建人書有自
誰語徘徊三歎世遼遠鸞鳳一翎珍鎩羽劉寬四
石湫難得楊震四碑賡奚取前年黃子與何君杏
壇二刻重扶樹近來我輩金石癖果邀造物精靈
聚十年不得趙生出書三段碧記摹歐帖貯行春拜謁
西門君好風來拂蘇齋歷徐崇二字力勤滌武君
三禮功同剖歷好方著三禮義證拊之三傳證六書寸許八

分雒萬古釋文豈但續洪婁作詩寄趙蕙洲武墨卿使節過安陽定拓百本充橐楮學寘題作四碑齋嘉慶三年歲戊午

乾隆癸丑三月先子得孔君碣於孔林墻外親為洗滌移置廟內小松司馬為繪滌碑圖徵同人題詠記事詩中所云蓋指此也方穀

漢禮器碑陰題名

此在禮器碑陰米行陳國苦虞崇伯宗之外邉拓者多遺失之七人者序銘一人書韓明府衔一人書故涿郡太守以下一人書碑陰諸名一人書增入諸名一人書左右側各一人書也碩南原謂碑字參錯不齊有後人附增者王翁林又謂其字體數變皆未知碑陰有此七人所作之文耳吾齋有此舊拓本東鄉為摹石傳之有功於金石匪淺也嘉慶癸酉春二月望北平翁方綱時年八十有一

漢隸書人名曜奴等七人最古矣此外朱登衡方碑仇

靖西狹頌仇紼郙閣頌孫興張遷碑皆具本碑若石經蔡邕等雖著聞而未詳鍾繇百石卒史碑蔡邕夏承碑皆後人所題耳惜師宜官之耿球碑無傳也方綱又識

魏范式碑

是碑洪氏已多闕文隸續所列碑式無之其行次位置不可攷矣今以此拓舊本驗之每行存二十二三字下半剥泐是通計二十許行也又有洪所未錄數字尚存勢羃今亦不敢遽以補釋矣此本泰安趙閣老家舊藏後歸歷城郭氏今歸錢塘黃秋盦為海內希有之蹟矣先是戊戌夏膠州崔君墨雲得是碑額于濟寧龍門坊水口石下魚臺令莫君拓其文遺予邀心盦魚門同觀賦詩至今五年果得見此舊拓本信乎文字之緣精靈感召非偶然也是碑舊說多誤

糾李嗣真書品之文予別有辨詳于後癸亥臈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来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剪褾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為蔡書無論立碑年歲不合即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于分隸所鑒當不差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寫書乃知是碑為小松所得將託孔户部莊谷使人之便寄來京師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既為響搨一本又為補未谷

所未辨之字十有一正洪氏所釋誤字一忠諒洪氏誤作志諒潛心坐誤其下三日而知未谷之鑒帚確也蔡中郎卒于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傅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若此況李嗣真在唐初負藝苑重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趙德父金石錄始糾嗣真之誤而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隸字源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家無不以此為口實于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為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為千人共指者矣予乃取李嗣真書後品之文讀

之而知李嗣真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邱興碑云是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衛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体(體)者居多惟有毋邱興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為不知何人書可知矣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所書石經之一體言之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止學其石經一体(體)耳蓋隸之為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巨

細其應于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為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既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体之善者則莫若范巨卿碑耳此言本極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体豈可即指為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日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校耶況即使同出一子而應詔莊敬之體與年石隨手之變亦自下同予嘗辨西岳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為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據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於本碑者概不足信此語以評唐宋以後之碑

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碑每條下皆系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淳朴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在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為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原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祕筆筆皆從此碑得之此非深求漢唐接續之脈者未易語也予嘗竊謂漢碑自以韓叔節禮器碑為冠若蔡中郎最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

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夌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為盡致是以後之稱述者尤為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以是為俎豆不祧之壇墠焉蓋常論書有形質有性情若禮器諸碑則形質性情合同渾化學者莫尋其端倪是以但得其形質而忘其性情是非學人之拙正亦以其境地之太高也惟至於此碑則形質皆呈露為性情在唐初既見稱於李嗣真則唐賢論家當必人人服習且中郎為漢隸之大宗書家之正路幸賴唐賢編論必有師承千百年之後猶得借此一碑為之津逮其於書學或尚稍有補乎今必謂指

為中郎書者無所攷據而披其駁之疑之者抑又何嘗有所攷據不過一偶百和喜於翻前人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蔡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辜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後品之語以為范巨卿碑之定評而予之得見此舊拓本因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捩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北平翁方綱

張石公跋謂嘖泝顧然已但訓為至則泝也易繫辭賾字九家作册京作嘖嘖訓情也虞翻曰嘖謂初也揚雄太元化在嘖也范注陽氣潛地下故云化在嘖

據此二訓正與探字義合亦不當引說文也廿日方
綱識
是碑襍冊之首有部首書畫之印案是印為元內府
鑒藏所用則是本為宋拓無疑矣特是有殘失者所
以更少於洪氏之本耳甲辰二月二日覃溪方綱識

北齊造銅雀臺石夆門銘

北齊天保七年脩廣三臺宮殿至九年竣故此刻云八年九年也後三行人名猶存古刻先上列後下列之式亦攷證者所宜知也北平翁方綱識

附詩

高家丁丑到戊寅銅雀臺造石夆門千二百年斥石出拭苔弔古漳河濱安陽趙令王學使後先拓共蘇齋論此臺雖是建安造應劉七子無雄文翻邪孫究窖銘字馬子石室謠惟聞此銘乃計百代後軍主幢主名猶存爾時石書用石墨書兼隷楷仍隸分鑴鑱

凹凸古所笑遺刻邪滹隋與陳文深仲琁覓不得求

方日辯歐虞真大河追迫水花綠為我柱銘洗薛純

天保八年丁丑即率更生之年其九年戊寅即永興生之年也愚在中州金石所飢渴以竚者薛書砥柱銘也故詩末及之方綱并識

蘇齋選碑說

昔竇尚葷謂有唐一代未嘗見右軍正書故評唐碑者當以仰承晋法為圭臬焉

率更書化度寺碑真本惟范氏書樓殘石星鳳希遺宋初翻本近千字者已失其真矣

永興書孔子廟堂碑（今已得見唐石真本矣詳具續書冊內）真本不可見世所行者陝本圓腴城武本清勁以二本参酌庶幾近之

率更九成宮醴泉銘

北宋拓者極肥厚
以上三種寔右軍嫡乳晉法之存於今者爾

褚河南孟法師碑
真本亦不可得矣其翻本有近雲者有近歐者二
本皆不真真本現在吳門為海內第一妙墨

張長史郎官石記
董刻戲鴻堂一本最失真吳門翻刻一本亦未到
此非見真本不可　真本聞在山左人家未得見之

率更小字千文
世無二本豐道生云二王可學此帖不易幾也直

可配化度寺碑矣 宋拓真本閩藏平望鎮汪氏

率更虞恭公碑 此與郎官記皆另有詳說見不冊丁亥十二月補記

每行過廿二字者是舊本

率更黃甫君碑

學歐必從此入手

永興破邪論序

越州石氏刻本尚可看

河南度人經

河南陰符經

文氏停雲館所勒皆石氏本也從此問津黃庭東

方象賁即山陰碇在兹矣

樂毅論海字本櫟毅論今已得古本別撰攷二卷丁外十二月記
停雲本竟失之至于口口刻本則不可用也此惟
復齋碑録詳之最關攷證

薛少保書昇仙太子碑陰弁碑前年月
其陰下半是鍾紹京書非薛書矣
唐初歐虞褚薛四家并稱而薛書世無知者惟此
昇仙碑陰是其手迹薛曜書遠遜之薛稷字嗣通
時與薛曜稱二薛
此碑在河南偃師縣其正面武后書不足道耳

唐元宗御書泰山銘後年月一行
此唐人大書最佳者中宗滎陽手勅遠遜此矣
尚有薛純陀大書砥柱銘及顏魯公離堆記屢經
訪搨至今尚未得見附識於此
此以上皆唐書上乘

褚河南倪寬贊
韓存良所藏真本不可見今惟鬱岡齋刻本

孔祭酒碑
不知何人書及似虞永興或即謂永興書非也

褚河南伊闕佛龕碑

碑在龍門磨崖大字此唐楷中之隸法也

郙謙議李西平碑

此郙書第一能得未鑿以前之舊本更妙

李北海端州石室記

此北海書第一亦唐楷中之隸法

陳諫南海神廟碑

此碑亞於雲穉

顏魯公宋廣平碑側

此側字冲和淡遠是顏書最高之作

宋廣平碑

茅山李元靖先生碑

殷君夫人碑

元次山碑

此皆魯公正書上品

顏魯公金天王廟題名

魯公中興頌

竇懷哲書蘭陵公主碑

褚河南書房元齡碑

河南書雁塔聖教序記

張阿難碑

蘇齋題跋

僧書似虞褚

莒公唐儉碑

不知何人書亦有虞褚意

褒公段志元碑

亦有隸意

柳子寬書諸葛祠記并陰 子寬名公綽諫議之弟米元章謂其不遜于其兄者

此碑之陰上半是其所書下半磨去矣

竇叔向碑 姪易書

于志寧碑 男立政小楷

張嘉貞書北岳廟碑

彙選唐正書五十種茲更擇其最上選三十七種為式亭老友記於此冊嘉慶庚申臘八日方綱

予彙為式亭錄唐人正書上品卅七種茲式亭復以素冊求錄其未盡者因取前所錄者補其最要之三種亦温故知新之義也

虞永興書廟堂碑向未得見唐石真本今幸得見元康里氏所藏唐碑並非專以圖勝向來為陝刻所誤耳金壇王蒻林亦云虞得右軍之圖亦是佳就陝刻言之自何義門王蒻林徐壇長諸輩皆未嘗親見唐本耳世所謂虞書者僅皆專指陝本言之

致使永興真指[蹟]淫淺不可見跬陝刻亦極似原本處然未免一律趨於過圓又起勢每傷於尖纖捺腳每失之笨絀尚多不及城武本之得真而城武本拓者甚少人所罕知之者然城武本年久亦太細淺又有過淡枯瘦不及陝本精腴之處愚竊撰廟堂碑攷一卷取陝本城武本遂[逐]字校核唐本著其同異得失此卷今已刻于曲阜庶幾猶見永興原碑之真際耳

率更書虞恭公碑著錄家皆言殘闕且無率更銜名近日翻本妄以皇甫府君碑後率更銜名移置此

碑之末大失真矣世所見上半截拓本每行僅二十三四字昔林同人攷是碑据醴泉志云僅存四百餘字者即指此上半截言之葢工人惜帋不肯全拓其下半士大夫亦皆過而不問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亦僅以殘闕二字了之此碑下半無人知者非一日矣予今屬友往陝者覓工洗滌全石以淡墨拓之乃視外間所傳者得多千餘字第一行題下辨出中書侍郎江陵縣開國子岑文本撰渤海縣男歐陽詢書碑內全文可辨者得二千八十餘字誠大快事也擇其精妙者手摹得八百許字

倘遇善工能謀重勒於石足勝外間翻本十倍矣此碑實化度醴泉間最見率更筆意者前所論未盡故其詳說之

張長史正書郎官石記向見吳下有重勒本故疑董文敏戲鴻堂所刻之未必得真去年始得見唐石原本乃知董刻不誤而吳門重勒之誤也此二本有王元美敬美兄弟手跋品以永興廟堂之亞實則不過可比褚公東山帖若遽以永興擬之尚過譽耳董華亭刻入戲鴻堂帖者雖失其神理然大局卻自不差要之唐楷以化度為第一廟堂醴泉

亦各有臻極處此外則孟法師虞恭公皆躋妙品

而長史此記或附叅焉可耳

以工補前冊所未說者

又有舊所選而未寫于前冊者

昭仁寺碑

無書人名氏或以為永興書非也

王居士塼塔銘

敬客書褚楷之派

栁書護命經

河南書小字千文

王士則書李寶臣紀功頌
御史臺題名
郎官題名
王知敬書嵩山武后詩
虞書奉三日帖
褚書奉五日帖
徐嶠之書姚奭碑
沮渠書老君祠碑
甘道士書明皇勑
以上合前冊所選凡五十種

嘉慶乙卯冬十二月六日爲六亭老友書方綱

元康里氏所藏唐搨廟堂碑現藏臨川李氏

何義門云廟堂碑是相傳江左字體但未見唐石其用筆不可攷求矣孫月峯則有峭勁似率更之語今以此原石驗之乃凝重非峭勁也陝本稍得其圓腴而失其平正城武本稍平正而又失其圓腴世間無寘書他碑可證破邪論謹傳摹本耳孔祭酒碑仿寘法而結局太踈學者但知從陝本過趋圓折而于長捺更筆鈍著迹全失其淵穆凝遠之度得此原石本然後可以會通晉唐書家正脈直溯山陰蕺山渠凡公人不遠此本在篋日日當有吉祥雲來護之嘉慶

十二年歲在丁卯春二月二十二日北平翁方綱識

雙鉤唐搨廟堂碑字 蘇齋刻本

黃山谷云孔廟虞書貞觀刻千兩黃金那購得蓋此碑唐本前惟山谷見之後惟王敬美孫月峯見之近日嗜古博聞如何義門王虛舟徐壇長皆未之見也今幸得見元康里氏舊藏本真唐石字尚存千四百許而泐損殘缺者多矣陝本最精腴而每以款側失其平正又失在石肩圓滑撇頂尖纖捺脚筆鈍城武本清健矣又失枯瘠今以原本證之陝本城武本皆有極肖處而有必不可不訂正處恨無名手可追三本格韻與其勉强重鐫全文遜于前人不若擇其要

蘇齋題跋

者存之為訂正二本之助謹摹此百廿字麄識其槩他日儻得遇良工摹此千四百餘字砌諸阜齋廊則閔中丞所重摹陝本及方綱所摹城武本舊拓殘字皆不足云矣惟乖庶樂椎句內陝本闕一格恰在此本所脫失處無由詳攷此疑尚未豁然耳嘉慶十二年丁卯夏四月望北平翁方綱識

重摹唐搨李秀碑　臨川李氏

覩此楓刻本始知趙子函輩所以有松雪臨寫之疑也然此不特不知北海抑且不知松雪矣松雪深厚固非以姿媚勝然至北海此碑則高松巨石拔地倚天而精神凝固炯然萬古後來趙董不過各得其一節耳董文敏所得本蓋遠在此楓本下而鉤摹又失之竟題曰北海書刻入戲鴻堂帖亦不言何碑也至陳香泉作帖攷乃目為小雲麾碑董陳皆號知書者而謬誤若此雲麾豈可言大小哉即董跋以此碑與陜碑論肥瘦恐亦以目皮相也嘉慶丁巳長至日得

叟翁此本寄題方綱

宋拓懷仁集聖教序 現藏昜山潘氏

此本用墨雖太重而其中最得神彩處則諸本莫及也畧舉一二於此杖策孤征孤字子旁上橫之下將折下處其側微有闕痕半黍許蓋由墨本如此故上石時闕之亦道道字上筆之闕痕也乃後來拓本竟似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者拓手之失也嘗于同年紀曉嵐齋中見朝鮮國文殊院記沙門坦然仿集聖教序書其孤字上橫斷住中彎另起詳其立石在宋建炎四年則所臨是宋以前拓本而墨痕所掩已如此矣今以此本驗之信是連下而原有闕痕耳然此一

條猶非極有關係者前幅云佛道崇虛此崇字即蘭亭叙崇山字也山頭之下一之上橫列三小點然後中加大點無論定武本禇臨本皆同惟是禇臨本支系蕃衍又經後人屢有翻橅今之重摹此本山下竟無此橫列三小點矣而部尚有空一分許之黑地試問尚非原有三點則山下一上無端空至分許是何故耶惟定武善本三點具存此可為辨定武善本之法而禇臨則雖極精之舊本亦只見右邊一點有似于橫掠者其左二點則雖極舊之宋拓亦皆不可見矣今以此懷仁集聖教崇字驗之實是如此其左二點或是原墨

蹟上石時太輕微至久而掩昧緊要之其右一點則分明具在也而聖教舊拓亦多為用墨所掩獨此一本崇字山下右點極為明白誠是褚臨蘭亭之息壞矣又此崇字山頭三直是先祖挑一筆開向甚寬然後作中間一直此中間一直之末尖却是向祖微有處起之勢而右末小直斜注而下以見疎密迴合之章法定武本神致渾淪其緒難尋其實定武本亦是如此惟褚本此山頭三直最為可辨而後來翻本盡失之獨懷仁集聖教具此微妙而淡菴拓本又盡失之惟此宋拓精本乃庶幾得之此一字真至寶也故

將拓出之以見宋拓聖教善本之可貴如此甲子秋八月十二日方綱識

郎官石記序 現藏南海葉氏

張長史郎官石記序都南濠所藏宋搨世無二本山谷謂唐人正書無能出其右者山谷此語蓋深探草法之原謂其正書在唐人中無多讓所以草書無轍迹可尋時揭出其正書矩度使人善會其草書之根柢耳而弇州過泥此言遂謂化度九成廟堂皆為之退三舍此猶之效美誤讀山谷跋以為其正書無轍迹可尋也效美又舉容字極字取法廟堂碑且謂以今日所見王彥超本張書有出藍之觀此則實非確見唐賢諸名蹟炳在天壤千古自有定論耳愚按長

史此書實由褚中令上溯王大令不必援化度廟堂始為增價也而其用筆之妙則是由唐人問津晉法之正路況原石久亡此本皆世真景星鳳凰矣愚題跋後閲月知此在雲谷農部交多聞齋將選石重勒精意橅傳庶足以訂正華亭董氏戲鴻堂刻之失蓋褚書東山帖後推此為無上神品矣嘉慶十年乙丑夏六月廿日北平翁方綱識

蘇齋學人北平翁方綱詩境小軒楷臨旬日由褚法以問津大令蓋千年以來書脈繫焉

宋拓醴泉銘曲阜孔氏雩谷藏

此本後有沈凡民跋所謂梁溪秦氏世藏千金帖者秦氏已摹刻行於世足以奪真然與此斷泐處悉同無怪凡民此跋以為伯仲之間也至于凡民跋內歎前人化度勝醴泉之說凡民此語蓋本于王虛舟虛舟先生一生習歐書而不知化度豈惟不識化度抑并不識醴泉豈惟不識醴泉直不知學歐書耳歐書者須以其中圓渾之筆為性情而方整之筆不過是其形質其淳古者乃直根柢篆隸故曰醴泉從蘭亭出而蘭亭從篆出觀斯銘者必能知此義然後為得

蘇齋題跋

耳吾為天下鑒書家拈出此義顧與具眼者共詳之

吾豈敢妄識 壺舟先生乎乾隆辛亥春二月既望北

平翁方綱

既為雲谷作前跋後閱月門人江秋史侍御讀禮南

遂以其所藏宋拓本留予齋因復借此本秉細對靜

研五晝夜乃益見此本係墨拓手之妙予所見真宋

本凡十餘矣以此本居最上也雲谷先生幸珍秘之

四月朔方綱又識

附錄沈凡民跋

率更在唐時已推為書家巨手而醴泉銘乃其奉

初書尤是經意之作故品第當居邕師墖銘上評者甲化度而乙醴泉恐非篤論也宋靖康來南北間隔榷場所市都是覆本僅存間架了之神韻不知率更書風骨內含神明外朗一片清淑秀挺之氣更絕塵外不善學者徒貌其稜角反張不能追取其風神毋怪乎筆筆在紙素來板刻樣余見宋本不下數十惟梁溪秦氏世傳千金帖乃明懷宗出內府所賜者為天下第一今來孝經當獲見此本鐙拓精良神采煥發當在千金帖伯仲之間識者自能辨之也因綴數語以誌老年之深幸云乾

隆十有九年歲在甲戌閏四月十八日補蘿外史
沈鳳書後

宋拓醴泉銘殘本　錢塘何氏家藏

此三十九字真宋拓本無疑予所見宋拓凡十餘本以新安汪文端公所藏全本為第一然未有不用濃墨者蓋宋時拓工多如此耳觀者正不必以墨色過重為嫌也己酉二月廿八日北平翁方綱識

宋拓麻姑仙壇記　現藏南海葉氏

此南城真本舊拓也渾樸深厚在諸本之上今日行江書院迺是從此翻出者耳此亦今之星鳳矣尚珍秘之方綱

顏平原書以宋廣平碑為第一而其碑側之字尤妙是乃張長史口傳之秘法褚河南得之于虞永興永得興之于右軍者也平原書脈所以直接晉人者正在於此其次則殷君夫人碑再次則元次山李元靖諸碑矣唐人蠅頭細楷本不多見惟有此記足與宋廣平碑相印證而翻刻本又多失之獨此南城原石

本尚略存其真意此本紙質墨色亦非近今拓手所及學顏書者於此精心求之雖以擴之尋丈可矣己酉春二月廿有六日北平翁方綱識於南昌使院

虞恭公溫彥博碑舊拓全本（蘇齋舊藏）現歸香山鄭氏計

林同人云碑在昭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郜計卅六行存上尺許丁丑醴志存四百廿字今三百餘字然今拓本明白者尚有六百字若此本凡畧可辨者尚將近千字予竟題籤云舊拓全本非謂其文全也碑既極泐工人背用寬長之紙并不可識處亦皆拓之而裝冊又章偶留其最下數字在今日即謂之全本可矣即上截明白處以今尺度之亦有二尺許而僅云尺許何也趙子函謂不復可拓亦誣矣墨林快事云未裝整幅每行約廿四三字通計八百

廿餘字今此拓本通計可辨者竟有千字通計石存字數見後
嘗慨想若得覔工往陝西用寬長之紙全拓之或多
得未見之殘畫一二筆亦幸矣今獲購此尚是數十
年前拓本惟中間偶有脫失數字餘皆視今多出數
百字矣壬申六月覔南雅得一本云是康熙初年拓
者正與同時拓每行存廿三字趙明誠錄云岑文本
撰此必欲在第一行題下書人名王摟牛氏圖云碑
高九尺五寸潤三尺蓋中腹一段尚有三四尺全無
字形之空紙耳然幸存率史冥衛名則拓本所罕見也
今以全拓整紙量之自碑額之頂至每行七十七字

之夫底通高八尺二寸又細審中腹字亦尚有可辨者

趙子函云碑在李靖碑北数千步云南向士人榻其字殆盡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三碑最為得中予嘗謂此碑視皇甫為得中耳宣云視化度為得中乎今深繹之迺知子函固有所見而言之未詳也化度是率更最矜重之作是以字字道逸無一筆馳騁至于虞恭公碑則率更年八有十一更在晚年矣筆情所到并忘矜重之迹是以皇甫之馳騁九成之整鍊化度之遒逸兼而有之時而出之其馳騁精悍或有不

必盡如黃（皇）甫者其凝鍊整秀亦有不盡如九成者然其道逸沖和則有可與化度并臻至極者孫宰府所謂思慮通審壯少陵所謂暮年轉極者也得此將近千字之本心融而神會之庶幾古今正楷舒歛通會之由可得而仰窺矣

虞恭公碑予見舊本多矣其最善者乙巳夏見王翁林所跋謂生平所見宋拓第一本者尚存七百許字辛酉春借吳門陸僅庭藏繆武子家宋拓本有江左僧彌印顧云美跋云余七歲時見此本於外祖陸文近先生几上八分書籤外王父尚寶公筆也後再見

之邱僧彌顧堂今五十年凡四易主辛丑冬書于塔
影園然此二本已皆不見率更衘名矣今獲此本得
見率更衘名何啻球圖寶之
購得此本竟若有人如吾意拓全紙因已奇矣迺尤
異者此裝冊與吾所裝化度寺碑元跋冊分寸不差
銖黍率更妙蹟適得同貯一函豈非墨緣
嘉慶丙寅春得此舊拓存近千字之裝冊是年夏從
蓮府揩借全拓大幅因託南畹明府精拓數紙至丁
卯夏討摹得二千八十六字良一快也
追想百八十年前嗜古探奇如趙子函輩能似鄙人

虞恭公碑舊拓本

碑用心力豈不視今日所得更多乎然宋時人已不肯全拓下截矣可恨可恨以今整幅驗之此本竟是康熙初之全拓耳惜多翦失耳

率更此碑首尾將三千字既非一日之功後多隨手之變如遊名山正當倚盡其起伏明晦以窺微妙安得僅執限上尺許完整處乎須于無意中象罔求珠一重一撿校草聽泉處處處見匡廬真面但於句中索句耳六月一日雨窗識

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汪巽泉為購此歸於蘇齋

是夏盛暑揮汗審定又費二旬之功碑凡三十六行行七十七字七月三日記

只疑邕塔隼波存夢倚嵩陽晚照昏誰點墨池雲過影小樓西角玉鈎痕　流水孤邨隔碧嶢珠胎玉屑幾人絨摩浮空石翻成笑已儆林侗與趙崡　題虞恭公碑二首蓋自趙子函游九嵕後至今百八十八年矣似亦足豪也丙寅四月廿日

侯官林侗作碑攷志棱醴志四百奇石存上橫僅尺許全碑梗概誰復知趙崡秦人記親到云不可拓空嗟沓趙林後又百餘載劉洞邨緬荒蕪基昔年張同瘦

蘇齋題跋　虞恭公碑舊拓本　四

錢唐侍二老友遊秦為我郵筒馳卅有六行行廿許恨
不續紙補所遺率更之衘畢著錄翻本妄假皇甫為
今日翻刻本銀青光祿大夫歐陽詢書此是率更最晚筆後于邕塔泉
銘時所謂暮年思轉極非劈奇姿非矜持每當神來
濬彌首偏在泐處工難施安得此近千字本琴無弦
處能傳之娟娟雲霧漏纖魄活活蓱藻穿清漪美人
臨窗悼羅綺天馬逸氣留衘訂羈上纔分明月開霧下
乃掩映心摹追有如詩訪古甃拜榫行間墨縷餘深思
覩碑千古貫揣擬坐卧三日歸求師岑公撰衘想中
腹何年敲礪遺磨治唐陵陪立最名蹟孔祭酒石虞

猶疑歐楷邕塔自第一吾齋瞫錦誰墳麓百十年前此裝冊一函貯勿差豪釐邕碑古拓此今拓幸有雖遠如相期亦擬作圖備遺失須云殘缺徒貽嗤亭林金石文字記碑不全者以殘缺二字了之蘇齋楷法又獲此春雨杏苑交繁枝適逢聯飛送好語墨沼日日香風吹作讀廣川書法跋有蕪字辭飛語以證余新得梁摹梁毅論录是真本也

嘉慶十一年春三月望後二日雨中自題所購虞恭公碑後方綱

賜潘貴妃蘭亭原刻本 曲阜孔氏雩谷藏

此宋高宗賜潘貴妃本王弇州以為理宗者誤也今慈谿姜氏湖州錢氏皆有此本重刻之石此其祖本也辛酉二月翁方綱

懷仁從蘭亭集聖教豈知又從聖教集成蘭亭可謂百千燈同一光矣方綱

宋高宗御府褚摹蘭亭刻本　曲阜孔氏雩谷藏

右蘭亭舊本前有機暇清賞印後有紹興二字印是宋高宗御府所藏褚本也前又有陳緝熙書畫印陳鑑字緝熙吳郡人明景泰中官國子祭酒富于收藏尤好鉤摹蘭亭嘗以所藏宋拓本重摹轉售於人王弇州以三十千購之其為當時所珍重如此況又在三百餘年後耶乾隆五十六年春二月十九日北平翁方綱

張即之楷書佛遺教經卷現藏南海葉氏

張温夫生於淳熙三年丙午至是寶祐三年乙卯年七十四也温夫以書著名南宋之末而金人亦極重其書此書佛遺教經自運筆意却非仿右軍作論標察者自以楷格在行押之上正無庸援吳傳朋專師晉法以例之耳嘉慶丁丑冬十二月方綱

元張伯雨書東城虎丘寺詩卷

右張貞居書東坡虎丘寺詩後題云至正戊子上巳日按是年貞居七十六故有鬚絲之歎窅然留清詩窅亦勝刻本窈也安邑宋芝山得此蹟以見示時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夏閏六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

題此後之廿有七年雲谷復持來重題于後六行異字乃左之誤偶然筆誤不足疑耳嘉慶十年乙丑又值閏六月復以予臨本對看方綱識

明周忠介公順昌手札欵云現老年契兄

俊頎厨閤黨籍謫誰如擋禍弔湘魂倘餘故紙淋漓氣多少江湖血淚痕　賸來詩話到江東文舊姚甥尺幅中松瘦閣庭內客語只應夜月照秋空嘉慶丁丑夏四月八日北平翁方綱

右明周忠介公致文穀手札後人因繪忠介公像於前幷同時諸手札廿有二通合裝為冊諸札有忠介手記札到之年月者亦有記札到之年月而非出忠介手書者凡十處用蘇齋印記之蓋皆周氏家所舊藏也惟米呂札與林封司者是忠介身後所作內列

叙諸人繆當時謬誤言旁豈原稿又經謄寫歟惜不得公子端孝先生請卹之血書副稿同裝於此耳然其時忠義之禍慘酷至此縱有追贈考之舉正復何益之有君子道消小人剥盧未有君明季之甚者此內李仲達一札云冬氣不極陽春不啓二語雖君切其時事然不知造物者直欲以挽迴修復元氣之全局有待於我　熙朝乃交春陽泰運也讀史至此豈止如觀象玩占於剥復之際乎此冊今歸于南海農部書谷齋中持以見示屬為題識其後嘉慶丁丑四月九日方綱

明沈禹文手札

右沈禹文與錢磬室手牘二通禹文名大謨吳郡人嘗游於文衡山之門予齋中有其小楷書詠秋葵一詩與文氏二承及周公瑕諸人同賦者書法得衡山手意此二帖雖是行草然亦仍不遠于文氏派耳予又藏吳中皇甫兄弟雜文寫稿雖塗抹草草亦皆是長洲楷法之體蓋爾日吳門書派上下百年間大致如此嘉慶元年歲在丙辰春二月九日題北平翁方綱

肅府刻淳化閣帖初拓本南海葉氏藏帖凡十册肅府原跋刻本一册

陳子文卑蘭载筆云肅府淳化閣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閒有私購出者直五十千者此本是也尚在王孟津不跋之前孟津跋是崇禎十一年也

墨香百五十年前北李燒松迹宛然十載費家珂楮葉良工心苦倩誰傳　龍膽壺熏鳳喙尼東書園殿幾何時八分留得題名石應教陳毛有二師　自題所藏肅府淳化閣帖初拓本二首乾隆壬寅秋七月朔北平翁方綱

劉公戢七頌堂識小録云肅府帖人贱其近北海先生謂勝前人其原本余曾見之闕二冊猗氏有荆君得之歲甲辰携往江南今不知所在矣
第一至第四卷用汪象先所藏宋搨大觀帖真本細審之以紅筆圏識乾隆甲辰秋八月廿五日蘇齋記
内府本又逐卷逐字細對改正一過訖合之今秋用大觀口卷所改者只除自藏大觀第六卷殘本之字未經對改外今改正者十卷内合共改正五百八十二處甲辰十月十七日
内府本賜詹事府恭貯者今始備檢前後有工匠粘

悞處移正重裝併於後幅謹記每卷帖數字數丙午三月三日詹事翁方綱謹記
又以第九卷祭合濟源本太原本改作肅府本十六字是日附記
嘉慶庚申冬十一月十三日以米黄所鑒評覆校良常王氏所云者摘其一二畧寫于此良常雖間有訂正然米黄寔是舊聞是以略存之是日方綱記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邵爪疇舊藏淳熙脩內司帖十卷細對肅刻本也
法字上二點用分法不如此之着迹卷一第三葉首行法字

此字似永興法卷一第廿四頁七行遲

此葉今石已是補泐口口口口口口口可寳也卷一第廿六葉

此葉今石州是補石泐口口口口口此舊拓不易得卷一第廿六葉

右軍袁生帖之外又訛此一吾字卷一第廿八葉八行吾

乙郊邜字竟訛作丣此是酉字矣明代學字不講字學如此卷一未題隸書一款字

以上第一冊

初顧園所收一本拓口口口口而墨工極有酙酌尼

原石拗口不平口口此本每近淺淡者皆概以一色
是拓手之善也
此帖末潛庭耳淳化閣本誤分庭作不可二字當以
大觀正之昔見汪象賢所藏宋拓大觀帖以此細對
尚未及記出今得見李春湖所購始記之嘉慶辛未
五月十一日卷二第一柰七八行
宣示似表以大觀帖十五行為正淳化閣帖改作十八
行停雲館帖依此卷二第七八頁宣示表十八行
詳翫大觀白騎遂帖始悟唐儉碑之妙卷二九柰二行至五行
大觀三直筆微帶分隸意卷二十柰二行廿字

似是毀字卷二十四葉五行殿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石本可寶也卷二十五葉

大觀帖傷感二字如古泉刀布之文卷二十五葉首行二行

大觀此等字皆似古篆卷二十五一葉三行覺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刻此乃舊刻本今不易得矣卷二十六葉

此之大觀本神似永興卷二廿三葉三行遠

以上第二冊

大觀榷場本此首尾二亮字摩去皆尚微露上下筆痕卷三一葉三行

嘉字長茂舊誤嘉長卷二三葉首行

大觀若字無口作一勢既是草書豈復有作口之理未知左氏傳注藁本亦時帶章草耳卷三三葉第八行杜預書精心看庾亮劉超書則北齊劉珉筆勢蓋可想見并可參之寶賢舊拓卷三五葉二行劉超書

渙之此帖大觀極遒厚此尚孅弱耳卷三九葉王渙之書搨之等白白字大觀不如此可見摹手全不知筆法而惟工匠之是憑益信右軍袁生帖內吾字之失出於摹刻之誤而非原蹟如此矣卷三十葉二行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是真本不易得卷三十三葉

王幼書亦當參之寶賢以證化度之脈不寵晉人之正脈而專臨學唐碑已落第二義矣況不究心唐碑而但學米董者哉卷三十三葉四行王幼書瞻舊誤為瞻卷三十三葉九行紀稽書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不可得矣卷三十四葉羊欣元書摹手太弱卷三十九葉羊欣書郡字太不成形體寶賢雖笨鈍尚自可參卷三廿葉八行郡弱及不成字卷三廿一葉六行隸孔琳之奏等字

以上第三冊

此第四卷蕭子雲小楷書列子脩內司本閣渾古勁

勝口吳荷屋得此卷宋拓蕭思話帖諸帖歐陽帖並悉有錄鈔標疾疑即碑工所作紹興國子監帖而列子小楷拙滯尚不逮此蕭刻也蕭刻雖多失于僵滯猶想見原本相去不甚遠今以所校略記于內規以圖渾即古拓儼在前矣

此帖修內司本精腴口口每揜腳腴勁不如此方板以修內司本詳之此是蕭侍中以鍾法運用右軍書付官奴衣蠶之秘眷此本模刻之失固不待言矣然以較吾之歡賞北齊造像記得其一二拙趣者何如

卷四四五六葉蕭子雲書

君頂右肩與定武蘭亭羣頂側下同卷四十五頁六行君

此葉今蘭州石已另補此真本不可多得卷四十七葉

此葉今蘭州石是重刻此真本不易得卷四十八頁

此楷口口之第三帖也當合寶賢帖看之卷四廿一葉李邕書

薄紹之帖軍宅二字當以內府本參合寶賢本卷四二十

四葉薄紹之書

以上第四冊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此帖大觀石本有魏晉人

意卷五三葉七行宋儋書

此葉今石是重刻此舊拓本可寶也卷五五葉宋儋書尾

此前半葉今石已另刻此其原石不可易得卷五八葉前半

大觀帖智果論書作一段連屬王子敬王右軍蔡邕扶風曹喜等均不提行（卷五八九十十一十二十葉）此葉首二行今石已泐去（卷五一葉）疾惛忽移以下凡二行半今石泐（卷五廿二葉）

嘉慶甲子六月二十日取顧氏釋文對看蘇齋記

此第五卷末葉明代之跋後四行今已脫失矣何況古帖之闕泐失真耶是日午後微陰又書

以上第五冊

黄長睿十七帖云侍書王著勒石勢殊疎拙方綱按疎拙二字以評淳化閣帖可謂神鑒孫退谷賞畢文

簡賜本云有朴氣二評揚抑不同正相表裏因題肅
本初拓第六卷前庶以髣髴祖石本之妙壬寅冬十
月十二日
此卷內蘇生帖括依 內府本改正一吾字真乃一
字百金真也甲辰十月一日齋戒歸記
萬憂二字今石已另補此拓二字尚是舊本今不可
得矣卷六七葉首行
第二可字點勢乃連下一字為章法安可截斷此王
侍書之失也卷六九葉九行
待此豈三字之旁點內府本皆無大觀摹本或有之

或無之寶賢亦自大觀摹而無此一蓋宜從之卷六十葉十行

雄字末兴垂入蜀字之內大觀摹本亦或有或無寶賢則無之內本亦無卷六十一葉十行

猶字叅看寶賢卷六十四葉六行

四月廿三日四字細審大觀原本方知內是迴折之筆而淳化本摹失也寶賢蓋亦沿搨本而失者脩內司本同卷六十七葉七行

建安帖惟口口口口口懷仁集聖教所本也若字損拙迴折口口口本妙極淳化似不應訛謬至此

若字自唐賢化度昭仁中直並不多穿上而草頭作
對爵勢益山陰之法其來有自今見大觀真本并懷
仁集聖教皆具遺則而何以淳化摹本乃失之卷六十九葉建安帖
袁生帖考辨詳具予所藏大觀真本卷內跋語卷六廿三葉袁生帖
司州帖私福二字摹失修內司本同卷六廿四葉司州帖二行私三行福

以上第六冊

以修內司本對之其原本實口口寬出幾許不但此

帖也姑記于此可見移行之斷不可卷七十五葉承足下還來已久帖

以上第七冊

脩內司本此每行皆寬出二分許卷八三葉頃還少微櫛諸行

今石是另刻此是真刻可寶卷八十三葉

此第二行人字起筆之頂吾字中間廻筆皆是田帶

逆折之勢以　內府本校之正相合卷八十五葉二行

以上第八冊

丁巳九日吳鑑蓀持有銀錠椽者一本來求題肥厚

與肅本相近而筆勢頗方聞之　內府宋初拓本亦

肥而方也然鑑蓀之本與此本互有出入則摹手不

同耳適李春潭亦持一銀錠本來摹刻微瘦遜於吴本矣此兩本第九卷皆肥與蕭齋本異後三行皆全甲子夏于墨卿處見一本南宋翻刻亦是蕭本而第九卷仍肥於蕭本末三行亦全昔王良常品閣帖第九卷謂大令書規矩者過於專謹翔舞者過於縱逸蓋以第九卷之細瘦者為專謹第十卷之放筆者為縱逸也此特執目前所見蕭本言之耳蕭本此九卷是別從一本摹入以致過於細瘦以致王良常目為專謹其實淳化原本初不如此今即以南宋坊所見賈重翻之本其第九卷尚不似蕭刻之細瘦而其第

十卷却較轉肅本稍近細瘦則是後來摹手偶有不同豈得執此以評大令書耶乃王良常竟以此剖分子敬書格謂子敬於右軍之意離而二之是則誣子敬預知後世有淳化閣帖肅州翻刻末二卷肥瘦之歧而先自區於異轍者蓋良常王氏書評多是八股時藝評語中來亦猶之所評漢隸禮器碑體凡數變云云者也今偶因此九卷淳化原本非若今世所行肅本之細瘦此特一時翻摹者之所為不足以程量大令之書而適足以證良常之誤故備言之即此二卷前後肥瘦之故不能辨析遂至大令之書不明白

而上下千年書道之正變源流遂以淆紊豈止彼一說扣槃捫籥宜剖析哉嘉慶九年歲在甲子秋七月十日方綱書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脩内司帖詳校知肅刻此卷另從一本出也

内府本此卷之字皆較此洗厚卷九首葉

後接衣帖晉本為勝與淳化本字字不同不具摹改矣卷九三葉接衣帖晉本此下尚有四十許字接衣帖尾迴

奉別帖卞氏式古堂刻本與此迴異筆勢放縱前口口口字皆作泠卞跋云唐刻初本者也奉別帖卷九四葉

内府本此八字筆筆重頓（卷九六葉二行彼意佳次復見諸女八字）

修内司本此行末底與前行末雄之上半相對此則太敗上矣（卷九十三葉阮新婦帖首行二行）

脩内司本此行末底與次行不字正對（卷九十四葉雖秦對帖首行二行）

山谷云此帖有秦漢篆筆意

廿九二字極肥改勢此即山谷所謂篆筆之類耳脩内司本廿三左半似是半缺則即所謂改筆勢也肅刻左上半似失則失之是亦此第九卷另出一本之驗

山谷此評可為晉法存古之券脩内司本遂字左左深深字下末皆見古厚遺意
深左下肅刻誤本一折亦另本之證卷九十八葉廿九日帖
薄冷帖可作化度左券卷九廿一葉薄冷帖
王虛舟云錫大佳以下兩行是率更書當别為一帖
蕪湖棠中丞云淮南子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此帖柳六惪六當作下也愚按韋說是也大觀帖亦作六而上一筆微有鉤帶之勢大觀帖是取真迹重勒石者所謂真迹即南唐以來仿書之墨本耳非即大令原迹也必是仿書手訛下為六耳據此則錫可二字

下恐原文仍當有養老二字常餌亦覺有益另自爲句蓋仿書者每有隨手之變致斯措柱矣脩內司本六下一筆迴帶亦稍輕不似肅刻竟作六字卷九廿一葉餘帖大佳

此帖頭字下缺三行十八字塞仰料靜拼自常不和知從事甚簡致此佳也肅府上石時原失此三行南宋本淡刻有此十八字卷九廿四葉諸舍帖末段尾

以上第九冊

虚舟蓋以縱筆者皆偽耳然亦不可槩論也大令有似後来歐者米者

伊墨卿購得南宋坊賈重刻淳化第十卷所刻字尚不誤然筆畫已偽淺削矣口口尚不及此肅刻初搨之神彩也嘉慶甲子六月十日方綱識于石畫小軒

嘉慶癸酉秋八月以修內司帖詳對一遍審口修內口口口之本即此肅刻所從出之本亦以見肅刻本之可信也中秋前一日

武字中間肅本失外耳須擇遂謂與西連字互置今以南宋本核之初不如是蓋口口以見口口口口十卷十三葉五行此用武之國句歐陽率更所開先也卷十十四葉鄭陽書首行便字

舉字中間與挑起處中有墨迹故致悞南宋翻本此處尚明白卷十十一葉六行舉字此以葉今已不存今蘭州石是重刻者矣此舊拓本在今日已為至寶矣後第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凡此卷末四葉同此卷十第廿二葉內本明字在下一行之首方見章法卷十第廿二葉四行明字

以上第十冊

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現藏南海葉氏

適為門人莫續軒作畫雨亭詩用蘇文吾以名吾亭作結句是日購得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予因題小齋曰雨香賦此志之邀魚門韻亭和歸藥山房第八秋二桐簷影更深幽鐵門限法工尤細上黨禾書氣可求叅刻石經無屋貯窮頭畫雨已涎流感驚珠玉從天賜稽首冥冥豈易酬甲午是嘉靖十三年先生六十五請告歸里築玉乾隆四十三年歲在戊戌秋八月廿四日北平翁方綱

磬山房之第八年也至今二百四十五年矣

我因喜雨名　雨香雨餘度地蘇齋旁窓明更展喜雨
卷香來着我喜欲狂文待詔書世多有無若此卷森
晶芒蘇文本為志喜作書時想值秋雨涼村村稻熟
慶江渚葉葉桐響聽山房神來腕熟紙墨潤珠圓玉
粟龍鸞翔虞褚法皆永師法折旋閒出改體方晉人
神清唐骨重先生益以晉入唐後來吳興極流料得
其意者郭與孫（郭天錫 孫伯雨）彼皆偏師此正幟或嫵薄弱
庸何傷此卷神全氣獨厚四邊力足鋒不藏仙人嘯
樹望窈窕瓊臺綫步窺琳瑯吾欲因茲叩津逮漸之
永興漸二王停雲石刻若側媚那兼楷法和　雨莊蘭

亭聖教香一瓣綿綿息息來書堂吾于書道媿筆澀
指茲一寸萌驕陽得以損如畝得澤硯田夜湧流澀
凝發生崟崟風興氣淋漓真宰通墨皇寶章訪集自
此始比于禾畀真不忘莫輕寸團玉雙軸燭天亘夜
迴虹先光雨香齋詩題文衡山墨蹟卷後得此卷之夜
二月始為重裝錄此于寶蘇室之南窗下冬十月四
日也方綱

蘭亭真影識經秋化度歐書諳更幽興邁千年知莫
逆悟言一室待何求古香什襲輕難洩秀韻渟空廻
不流定有墨緣廻廿載神光離合為君酬衡山小楷洛神賦卷

將有歸来之
意書此跋之

雨窓無事展翫文衡山書喜雨亭記卷再疊前韻方
網辛丑六月二日

去年秋得見天目山房宋拓蘭亭卷今春復得見趙
子固落水真本而去年春得宋拓化度寺碑始知山
陰渤海原流合一之妙
衡山此卷實能以歐虞之法上接右軍正脉者也
書家有意到筆不到者雖作手亦不能免然精熟蘭
亭定無此處如玉潤旦極寒諸帖皆所謂飛騰綺麗
兼有之矣

甲辰夏五月廿二日雨中展歆大觀真本因識於此
卷後方綱
是歲仲冬廿日以衡山仿蘇書泗洲僧伽塔詩與此
對看深歎其能用南唐後主撥鐙法為書家不傳之
秘潛記於此
昨於浙南得衡山所作樹石大軸始備見先生具體
拔谷之妙癸丑中秋前一日記于此卷後蘇齋學人
方綱

明李蕘民縮臨蘭亭錢塘何氏藏本

李蕘民以小楷擅名然蘭亭縮為細書本自難工此中欲拓古人妙處正在神理詡詡欲活非可以皮相也嘉慶三年歲在戊午秋九月朔為夢華居士題北平翁方綱識

此冊凡縮本二種然須彌納于芥子其理微矣更於後跋詳之

王一峯縮臨定武本蘭亭錢塘何氏藏本

作蠅頭細書不難于得形而難於得神不難於際密而難於寬展自如有尋文（丈）之勢此所謂法外之意可為知者道耳戊子秋九月二日方綱又識

四明范氏天一閣蘭亭題跋 卷現藏南海葉氏

予所見神龍本皆有貞觀神龍開元大觀諸印惟王秋坪所藏本致佳而無前後諸印予既為手摹入石矣四明范氏此石本即豐南禺刻於烏鎮王氏者亦有神龍諸印而筆法勝諸本不啻倍蓰矣治亭宗伯得一舊拓乃無諸印而圓潤又在范氏石本之上蓋宋刻宋拓耳附記於此（斯文下亦無褚氏印　秋坪本尚有褚氏印）王

頤園通政持所藏星鳳樓帖十二冊來看此褚臨蘭亭在申集之首即治亭所得本也　戊午六月廿六日此所謂星鳳樓帖者内有以泐後之汝帖摹石者其

非星鳳審矣然此褚臨蘭亭實在豐南禺本勒石之前足見世所傳神龍本者特出聖朝雜帖內之一種而後人增入神龍書府諸印以炫人耳書氏南宋人而此每卷後趙紹聖三年上石褚本畢竟神龍有墻壁可尋而穎井本及張金界奴本即使起入神品尚不能免纖有一豪英雄欺人之意今日合諸家所勒諸本細對識此戊子六月廿六日是日立秋張金界奴本尾後有紹興印郎一末尾而上下鈐紹興連珠印者三專谷識恐人疑其非出紹興內府藏者以其筆妙之飛動則惡見恐與穎井本皆出米老

耳

所謂神龍本即未必果是褚公墨迹要之必是褚臨後人上石者矣所以有神龍諸印又不及其無印者也是日又識

顧園所收蓋雜取宋人秘閣諸刻摹成者即以此本褚臨蘭亭細對視四明本無一處不相同而神理圓渾淵雅勝四明遠矣

第六行弦之脚底四明本縮上二分許可見天際烏雲帖本之失十一行末仰字針眼尚同四明本無之

此本即文休承所謂豐道生刻於烏鎮者高出世所

行神龍詩本神氣迴出矣而以宋人雜帖內之翻本對之已覺弟有傖氣右軍清真格韻豈容竄得耶弟廿三行知字矢中撇勢竟斜側而下耶雖褚公自運已忌恐未必然也張金界奴三本則餘清善矣若神龍本能謀重石入時此等處更當精研也暢左起處似以天一閣此拓為是願園本已塗失矣再脩治事本校之

王虛舟竹雲題跋云予得毗陵董玉虬宋本前有神龍小璽後有褚氏印拓法精良紙墨皆古比他本高半字字亦較大勢極縱宕郭天錫稱為字法遒逸墨

彩艷發奇麗超絶洞心駭目良非虛語往在洮陵見新安汪氏所藏褚摹黃絹真迹與此正同

徐壇長書美堂集跋頌書存家藏神龍蘭亭云褉帖惟此沈着飛動烱有神采余家有同家胥貽先贈公此帖舊刻初拓誠可寶愛後嘉興曹仲經拓既乏本漫漶已甚亦是重勒近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新安汪氏闕真堂刻避此遠

朱竹垞曝書亭集蘭亭神龍本跋云評褉帖者十九多推定武獨陳長方謂唐人摹本非定武石刻所能及是本有神龍半印正唐人摹本也墨迹存項子京

天籟閣分授其子埃宏鋟諸石康熙壬子夏予購得之經熙寧元豐諸賢審定元人賞識略同比於瘦本差肥然抑揚得所骨力相稱假令孫莘老見之定移入墨妙亭予徐壇長云此墨迹未知竹垞並購得丕石汪氏本丹陽賀𥕦衡跋又謂四十年前見真迹於其鄉姜宗伯家今歸汪氏自是兩本唐宋人雙鈎本多人不能別遂以為真無足異者項刻予未之見吾友曹仲經曾占弟子籍于竹垞先生今年秋寄書索之仲經允拓示而未至也按壇長此跋則項氏所刻神龍蘭亭康熙末年尚在朱氏也記當向嘉興人問之

吳興掌故載孫莘老墨妙亭石刻有褚本蘭亭帖故竹垞先生此跋云爾

神龍蘭亭有神龍書府印容惪延有印有王景脩張太寧同觀一行又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二行而宋人所刻曹娥碑後亦宛然同此其筆法位置印記悉同則豈曹娥碑亦經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耶吾故云神龍蘭亭之目是宋人好事者所為也

餘清齋樂毅論 現藏南海葉氏

戊午七月四日王塏特來樂毅論一本與此無二而無前後諸印後無書付官奴四字中間數行之末所空分許悉同第一行先之必迂迴五字間無泐痕第四行其字亦無泐痕其刻手視餘清為善蓋與此同

作六

所出者刻在前耳宋刻本無書付官奴四字渤海藏珍帖刻趙臨樂毅行次全改直是另寫非臨也固不足論耳然其後有至治元年子昂自識月識云月序子弱不能作也至治元年子昂年云十八是當日必實有此臨本與國學本無可稽考考尚有

閣也而其尾亦無書付官奴字蓋子昂亦是見南宋
重刻本耳所臨竟毋足置論
嘉慶癸酉秋又以越州學舍本與南宋再翻本及明
朝人别一翻本細對深歎耶邢董王若林輩之失孜也
此出自元祐秘閣續帖之本停雲其嫡孫而餘清又
其旁支裔孫也
以南宋翻刻樂毅論對之則停雲勝餘清遠矣
餘清竟是墨迹上石此墨迹必宋人所書耳十甲盱
新安吳氏餘清齋刻之樂毅論乃南宋重翻之第三
傳矣而祁董吳王皆詫為梁唐摹本宣知書者所宜

出此
宋刻前有題目三字一行
南宋初翻本即墨下亦闕
三行先之必迂迴字闊泐痕是其墨迹如此後泐亦
然皆宋刻所無
王箬林極推此刻竟不知其從宋刻本來也
清和張氏真蹟日錄云吳能遠氏示余梁臨樂毅論
後有邢侗再跋細辨之是宋人筆尚未及韓太史家
唐初臨本何消細辨其原本筆勢全失道是二手另寫耳張米庵辨是宋人筆因上非難事獨惟王良常之譏讚耳邢文不足言也

按張米庵清河書畫舫自序在萬歷四十三年丙辰而所著真蹟日録又在其後則此條云于吳氏見祁跋樂毅論者又在其後矣吳氏此刻樂毅論及祁跋皆不同年月（明朝人不知考據此刻帖皆不同年月）而其卷內之黄庭有戊戌己亥則是萬曆廿七年己亥也以此考之則張米庵見此蹟又在吳氏此刻之後廿餘年蓋即吳用卿此卷上石之蹟矣王箬林所稱柔閑蕭散逸態横出不言是墨迹則即據此石本言之箬林竟未知張米庵是褉人筆之語而竟以為尋摹耳郗見宋人之語果非妄也嘉慶乙丑十月以

元祐秘閣帖之本考停雲餘清二刻因識

鬱岡亦從此迹出非從宋刻出

此直是宋朝一書手另自寫之非臨也但是影照古本之行次佳置寫之張米庵曾見吳氏此蹟以為出宋人筆信不誣也然所影亦非古本乃是影照宋刻而宋刻疑古本耳

十四行第九字廢此項照摹自南宋初都本來

戲鴻堂刻宋槧毅論即明人所妄傳貞觀六年褚衙者而其後乃有董跋竟目為唐摹六本之一似此則董文敏之為書家也何以為後人作師法乎

餘清齋黃庭經 現藏南海葉氏

涿州馮文敏臨黃庭經後有文敏自記云余在甲寅年見此書乃新安吳江邨家物後有董元宰先生跋謂是唐人臨右軍真蹟蓋小字難於寬綽而有餘故非宋元諸名家所及即此本也甲寅是明神宗之四十二年

此清且涼下脫一行凡廿一字與穎井本所脫正同是從宋後剬本摹出也

餘清齋張金界奴本蘭亭末行斯文旁有白張金界奴上進七字現藏南海葉氏

此卷世稱天歷蘭亭白麻紙本墨色黯澹蓋唐人摹本安氏記云董陳定為雲臨尚未信也安記法書上蘭亭帖定餘清尚微近之秋碧則益失矣

重摹子昂五字損本蘭亭卷 錢梅溪重摹後坿邦江鮑氏重刻十三

跋此卷蘇齋故物今藏南海葉氏

趙藏五字損本既太泐昏即使劉兩若勉竭心手之力亦未必遠過此內錢君所泐是小齋此卷存影亦畧足抵真矣惟是馮涿鹿當日若屬劉生全鐫此卷完有今人不能摹到之處而況彼時前後篆題款記未經翦去豈不較所刻快雪堂法書之闌入偽褚衛樂毅論偽褚臨洛陽宮蘭亭者較勝耶記此使彙鐫法帖者慎之

獨孤僧賜趙之五字損本此在南宋初薛氏拓已在

最後故原泐昏蝕實難取影以致挖內開口亦下四
點之類皆有摹失其實此是原帖之影宋芝山云原
帖偽者訛傳也（大約是南宋時拓耳非必南宋初亦未必是薛氏所拓詳後）若使劉雨若摹入石自必尚有勝此之處
有感于斯文一行後空黑紙有世外元賞四字紅文
方印
此間隅水綫上有悅生印下有蕉林秘玩印
曾世長柯梁馮諸印皆自後移此　此處廖氏尊樂
堂書畫記　八字陽文長方印
帖尾斯文下箕子之脊紅文印錢刻此帖未摹入

據吳子敏書畫記云此帖是黃絹拓本今驗燒殘者信然

卷前定武蘭亭四大字　篆書

後學生徐霖重沐敬題

吳練塘跋載俞壽翁續考內益南宋時此卷已著名久矣

此與後柯敬仲跋皆錢梅溪影寫見寄者己巳六月又以梅溪雙鈎吳柯跋詳對之益楳谿欲勒吳柯跋於石也此下米錢鮮于三跋則皆燼餘半段矣鮮于跋以舊在稿錄于下

傳朋赴鎮上饒相遇嘉興觀定武舊本蘭亭真氣凜然紹興甲子九月十四日睢陽朱敦儒題字希真號巖壑老人

又括俞考重補寫於此

俞松續考第一卷內載此本沈伯愚藏者凡六跋一是吳傳朋跋二是此跋其後四跋并錄於此卷後并附識此卷原委于後

舊見王子慶家定武墨本已絕佳今見此本尤勝吳興錢選題

錢玉潭此跋未見於著錄今燒殘只剩上半不得見其全文也所云王子慶本即子固落水本也乃此跋

云此本尤勝則即該一語可以斷定其必非五字既損之近以退筆禿鋒之本可無疑矣餘詳說於此卷之尾壬申七月二日

蘭亭墨本最多惟定武刻獨全右軍筆意此薛紹彭家所拓者不待聚訟知為定本也至元己丑三衞舟中書時過安仁鎮正月望日

此鮮于困學跋近日翻刻趙本有以此誤為趙跋者此跋至元己丑在趙跋之前二十年是時困學年三十三歲困學於至元渡江始學書此尚非其晚年妙境也

蘇齋題跋

以上錢舜舉鮮于伯機二跋皆尚是跋吳傳朋得自薛氏之原拓本其抽換者但于前半抽去沈范李三跋以勝五字末損本而去其事約在至元己丑後至大己酉前二十年內獨孤和尚所不及知餘詳卷尾趙第一跋又有末損又字末捺是趙書有此戰掣之勢鐫工所不能傳也快雪堂帖劉雨若鐵筆已不能得之矣

河聲如吼一跋何以下有解曰二字今已燒去快雪所失此刻本有

第十跋而墨本輙不同本字原蹟中間一直從上直

下然後分左右撇捺快雪本誤
弟十一跋末放開放字末筆不放共快雪不誤而石
恰此處泐矣吳靜心本竟是從快雪泐後之本再翻
者誤作放矣矣重翻快雪帖皆放其泐勢是以觀者
莫詳也此字合上下章法必無出波之理
趙弟八跋末重展此卷因題下有趙氏子昂字
弟十跋中間一行故蘭亭難辨蘭亭二字上蓋合同
印　此條末壽張書下有趙氏書印
弟一跋末待放開書下趙氏子昂印　此印已燒損
弟十二跋末七日書下趙氏子昂印　此一印尚極明白

趙印考證詳于殘記卷後
前數年聞譚觀察組綬以八百金買揚州吳杜村紹
浣之趙十三跋蘭亭卷後又聞揚州鮑守從譚借出
為鐫于石鮑亦僅刻趙跋趙臨而不刻前後諸跋與
馮所見略同不足異也宋芝山為予拓此見寄云其
後王芑孫跋云云是鮑氏不欲顯其從譚借耳非果
芑孫物也今此卷已燬因與快雪本對之新鐫笨鈍
遠遜劉雨若之得神然其中都亦有一二處足與快
雪本可資互證者
末有夢濤印其人姓党前年在揚州見予題焦山僧

辟詩頎[欣]然願刻之石其刻拙書能肖所以刻趙書不及劉兩君亦無怪也然松雪于此帖已不得其原委徒令人尋攬舊書而不知所究禊帖真品其視覺君之不精於刻趙而能刻拙書者相去無幾徒增悵恨而已嘉慶辛未春三月二日方綱

趙臨蘭亭附記

在字起二筆誤

于字集字上横皆改彎筆誤

陰右捺原本鋒長而此摺本後拓尤長此臨作蓄勢不救誤

蘇齋題跋

峯頂定武本側下則未合

賢左臣之下筆非平橫也臨誤此一字凡三誤

崇山頭誤三點誤下直又悞

帶四直不合趙臨此時尚未得見不損本此尚不算

入誤筆內

絲竹竹字迴筆悞 因原拓已昏也

察字右捺半放非全蓄也臨悞

類左下竟改原蹟誤

挽將左下撇臨作帶挑此二處誤

記口下橫放出外邊誤 竹記二迴筆尤誕之所請趙蓋未知

楚斤改去小直省作帶筆誤
隨内省去一小點誤
遷西下中撇直下隨地末〻又省去上點此一字二
誤
亦大矣亦作三點悮
豈上横及長出而下横末迆垂左此字二悮
由字不知末老所謂指則之理而末横又外出此字
二誤
諸如蟹爪針眼丁形之類皆全不依本帖其他隨手
伸縮不準原蹟者不可枚舉似此則崇山何必旁挂

因向諸字何必大書直是另寫一通何必臨哉
愚最不服臨古帖以不似為得神形之不似神於何
似若不取似則馮承素輩可不依繭紙之樣即定武
原石先不可信矣舍坦途弗率而侈言淩躐此今日
學者之大患也豈止書法哉

柯第一跋前奎章閣鑒書博士印柯九思印馮銓伯
衡印第一跋尾紙鈐訓壺盧印
第二跋尾有丹邱柯九思章六印陽文方印縕真齋
三字陽文長印訓忠之家四字陰文方印

柯敬仲跋云趙公家藏數本惟此為真公寶愛終世

未嘗去手然趙題譚崇文藏五字未損本云生平見
蘭亭真者三本一落水本一自藏蝕損本而以譚崇
文本為三本之冠其跋是延祐丁巳在此卷十三跋
後七年而不言及此本何也
趙藏五字損本原卷燼餘存字煦齋司農得之嘉慶
辛未夏裝卷屬題留予几上三旬之久題其本帖贉
綾後云北平翁方綱書此殘拓紙尾不啻山陰道上
觀百花齊放也五月廿四日石墨書樓後軒記
揆家所藏定武禊帖有三最後得此本絕妙戊申九
月三日觀於欣遇東齋

蘇齋題跋

是歲冬十一月觀楊伯時路分家藏本與此正同其藏題是薛紹彭手書知此為定武真刻無疑 右二條

沈虞卿跋

蘭亭叙唐世摹本已不復見今但石本爾摹手刻工各有精麁故等差不同惟是定武者筆意彷彿尚存士大夫通知貴重皆欲以所藏者當之而未必然也觀此本則不容聲矣紹興辛亥立冬石湖范成大書

予從士大夫家見蘭亭石刻多矣皆號定武本雖秘府之藏亦未免雜贋也 紹定癸巳脩禊之日舟過禾興欣遇沈公之孫寺丞出示家世所寳二軸望之

知其為真也此軸本吳傳明得諸薛氏而博古如尤
王善書如朱范同所鑒賞則又信而有徵矣近歲壬
人作蘭亭考凡數萬言名流品題登載畧盡惜無以
此軸示之陵陽李心傳書觀此則尚有尤延之王順伯二跋俞氏已不言及

右一本六跋　沈伯愚所藏本

俞壽翁蘭亭續考載吳傳朋本吳跋朱跋後有沈虞
卿二跋范石湖李秀巖二跋此一本六跋皆藏沈雲
卿之孫伯愚寺丞家即以其最後一跋在宋理宗紹
定六年癸巳至趙文敏得於獨孤僧在元武宗至大
三年庚戌相隔七十六年沈范李四跋已不存矣以

沈范諸跋詳之必非後拓之五字已損者而趙跋以為退筆書則是後拓无鋒之本今其卷前帖雖已燒昏而以燼餘所存之字驗之確是後拓鋒穎昏翳有類于退筆无毫者即以羣字下半直末竟不辨其隻權似厚畫之一筆即此一字其非北宋舊拓可見矣則是獨孤贈趙時不特沈范李記諸跋不存即其前拓本已非復吳傳朋得自薛氏之舊也竟是宋元間有人抽換薛氏原拓本以沈范李諸跋滕之而去趙所得于獨孤者是後來有以五字既損之本裝吳朱二跋為一卷而趙末之詳攷耳所以他日延祐丁巳

趙文敏跋譚崇文本言平生見真者三本而不言及於獨孤本者蓋亦自覺其非從三本之匹亞矣然究竟是定武之本字損本故柯敬仲跋云趙公平生未嘗去手此固爾日曹世長購於趙家時相傳殊切之語而不必與趙跋譚本執心並論者也若趙跋既言五字已損而又言與王子慶所藏于同本無異子固本是五字未損者詎可日同語乎此則足以見趙文敏語特偶就一本　賞而未能細加審訂宜乎趙臨一本于羣崇之有關攷核者直等諸抄胥之迻寫者也下學在今日知所詳審之路而限于服度之注師

春之書皆聞名而不獲見也惟有倍加敬慎而已嘉
慶壬申秋七月二日方綱敬識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現藏南海葉氏

乾隆壬寅冬十月二十日北平翁方綱以定武落水本筆意訂正萬松山房本摹此

萬松山房縮臨蘭亭後題萬歷丙午年秋九月重陽前李宓臨并勒于萬松山房李宓字羲民福建龍溪人此口嘗為王虛舟先生得之於燕市後又為揚州汪容中也所摸刻今二石並藏揚州黃氏家虛舟跋云用楮本縮成逕寸刻于青田石四面環轉細若蠅頭而寬綽密與能盡筆勢以校原本不失毫髮此又玉枕後一奇蹟也虛舟頗以不知其爵里為恨今予

既得其李氏而又得其拓本何幸如之然其中頗有行次位置之移夫偏傍點畫之外訛不知虛舟先生何以云毫髮不失甚矣精鑒之難也予從稱堂侍御借觀因用定武落水本筆意審正重摹凡改定四十餘處而後成之然此特因李氏原刻差誤太甚至于臨寫之際逐行逐字為之推算改正是以雖校李氏本為已經釐正而仍不敢自信為毫髮之逼真也他日儻得遇良工為我勒于寸石仍當重摹一過以求精至云耳乾隆四十七年歲在壬寅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北平學人翁方綱識于蘭豐書屋

蘇齋自臨小字蘭亭黄小松司馬藏

元皇慶初趙文敏公以爲綠欄臨蘭亭于月江學士所藏定武真蹟卷内至大己酉疇齋張仲壽復以爲絲欄臨定武本于後至明嘉靖戊午文衡山又以爲絲欄臨蘭亭於後此卷歸項子京家今不知藏于誰氏矣秋盦九兄以汪文端公綸臨蘭亭屬爲題尾不端務勞勩亦效作于後乾隆壬子秋七月廿有二日識於小石帆亭方綱

鐵函齋書跋補

魯峻碑并陰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今在濟寧州學鄭樵謂出蔡中郎而趙明誠則以為不然往余入都舟過濟寧與武金吾碑各拓一紙幾無一字今此紙雖漶漫然有數十字可識不在夏承孔宙之下而其陰尚有八九漢碑可貴故裝而藏之

尹宙碑

尹宙碑在鄢陵縣字類孔宙碑而多磨滅往在林同人家見拓本後一孔頗怪而求之以鄢陵在僻境拓

硏人所不到久之不可得丁亥冬書賈持此帖來字尚完好余色喜婦曰林頭金盡毋奈曰衣可典也婦笑而市之

郭林宗硏

部有道硏相傳中郎舊石為一秀才盜去介休令重刻以應求者趙子函石墨鐫華曰今盩厔王正已再刻王阮亭秦蜀後記又云萬曆中郭青螺重刻子函何以不云青螺而言正已豈刻者正已而青螺為之主耶柳子函阮亭所傳有一謬耶余往于林同人家見一本乃同人手拓者然真跡亦正言非原石絕不

言重刻者之為郭與王也此本正與同人本同故識數語以存疑焉若其書真可謂千古之跌宕

勸進碑

右魏公卿上尊號碑碑隸釋云勸進之詞不一此蓋其最後一章也與受禪皆出鍾太傅手弇州以太傅手腕不書前後出師表為恨此非通論也古今來書以人重者諸葛武侯顏魯公范文正公岳武穆文信國是也書以人廢者曹操章惇蔡京秦檜之屬是也人廢而書不廢者惟李丞相蔡中郎鍾太傅而已而猶不免于後人之譏人亦烏可不自立哉因書以自警

受禪碑　孔羨碑

并告夫後之學者

受禪碑

者字疑衍

曹魏受禪碑劉禹錫指為梁鵠書而歐陽文忠公則主顏清臣之說定為鍾繇書石在許州今已燬此猶是明時拓本也方嚴遒勁誠為古今名刻然較之郭有道夏承曹全則又有逕庭之別矣是以師之者不及三碑之多今郭夏俱再三翻刻而此猶原本欲不與景完碑並重可乎遂裝而藏之

魏孔羨碑

此魏文帝黃初二年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宗聖

侯碑也在今曲阜孔廟中不知何人書其後刻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乃宋人張稚圭之說前輩多言其謬然書實與勸進受禪碑同一結體字畫業已湮滅此則尚多可讀得於書賈之手亦可喜也

薦季直表

鍾太傅書在唐時已不可得況後世乎此季直表之所以貶于寓意編書畫舫諸書也唯是字畫古樸而娟筆畫而意有餘誠有如陸行直王弇州者所云者余十三四時有一本與黃庭合裝一冊長而失去今閱四十四年復得此本雖非幼時故物然與陸氏之

失而復得于五十六年之後者又何異焉遂裝而藏之

舊館壇記碑

陶隱居書見諸紀載者有黃庭外景經大洞真經隱訣畫板帖入山帖舊館壇記五種而皆未之見緣前人多稱瘞鶴銘是隱居筆遂以隱居書皆銘一例今觀此帖中規合矩沈著方嚴全從勸進受禪等碑脫胎似與瘞鶴銘別一結法隱居上梁武帝啟云逸少學鍾勢巧形密武帝荅云穠穠凜凜常有生氣余于此帖亦云

顙上玉版黄庭

顙上玉版黄庭張登云原跋云出登善手余是其言輙取顙上以為黄庭之冠然所得者皆剔墨本往歳于維揚市一未剔本又首缺五六行毎有會稽石氏之歎獨此墨既未剔字復完整瘦而不枯秀而不弱登善精神筆〻活現臨池搦管足了一生矣又奚唐宋拓拓是求耶

萬歳通天蘭亭

此本石既刻武后時而字画絶類昇仙太子碑豈即武后書耶

曾氏蘭亭

薛稷拓定武蘭亭諸公多不載豈即悅生堂八千匣中物耶曾紳跋有手澤語其為曾宣靖公臨薛無疑定武神骨雖未得然結字疏通甚似稷書況紙墨有古色曾入內府秘藏乎洵可寶也

石公東陽蘭亭

定武蘭亭余所見最多無出東陽何氏石者故雖石理尚有可疑而不得不以定武真本目之也余所得何氏本最多然皆新拓漫漶幾無筆畫石公此本為宣德後初拓筆畫尚多清楚惜後十一行失去末為

全靡然前後本係兩石而後石差弱今既得前石則後石之有無固可弗論毋怪乎石公之以十三行半裁碑為況也石公索余跋為道其大槩如此

曾宣靖公臨禊薛蘭亭

曾宣靖公臨薛禊蘭亭萬歷閒章藻刻入墨池堂帖內曾紳跋語印章悉同而字畫肥濁不堪轉折長短俱異豈又從此翻刻耶記之以俟再考

皇甫君碑

信本碑版方嚴莫過于邕禪師秀勁莫過于醴泉銘險峭莫過于皇甫君而險峭為尤難此皇甫碑之所

以貴也余有一本粘于書帙便入篋笥茲本得自閩中紙墨甚舊遂裝而藏之以傚醴泉若其險峭之筆余尚未能學也亦取以救吾庸而已

友人半截碑

此唐開元九年僧大雅為鎮國大將軍吳文集右軍書所刻碑也明萬歷末浚西安城濠得此半截有王尭惠者語郡守畀置學宮世遂與聖教序同寳然實從聖教諸刻摹集而此本則出濠時初拓也故受而跋之